



# 紅 蒙 羊 俠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 紅羊豪俠傳續集 第八集回次

- 第七十一回 名將破堅城三條巧計……………權臣思美色一片癡情
- 第七十二回 媚東殿謀占鳳凰儔……………莽西王亂點鴛鴦譜
- 第七十三回 託二豎雄龍慕雌鳳……………效雙飛野鴛逐家雞
- 第七十四回 仲國法敗將伏誅……………發援兵水營譁變
- 第七十五回 死中求活棍責北藩……………忙裏偷閒芳尋南陌
- 第七十六回 打槳秦淮名娼度曲……………磨鞭鍾阜才女登科
- 第七十七回 鬥角鈎心兩雌爭愛寵……………焚琴煮鶴諸將掠嬌娃
- 第七十八回 鎮江城陳玉成借兵……………丹陽道張嘉祥敗績
- 第七十九回 天羅地網國舅設機關……………走壁飛檐俠僧束帖
- 第八十回 變起蕭牆秀清授首……………戈操同室達開潛蹤

# 紅羊豪俠傳續集

著作者 張陶子

## 第七十一回

名將破堅城三條巧計 權臣思美色一片癡情

話說李秀成知道桐城的團練全是些地痞流氓組織成功的地痞流氓的嗜好便是黃白物李秀成利用這一個弱點所以詐敗的時候便丟下許多金銀細軟來等那些團練們彎着腰去檢取却偏偏出其不意地一擁而出來了一隊假扮的神兵原來這一隊神兵便是李秀成預先在所部兵士中間挑選許多身材高大的人穿了戲班裏的帽袍塗面掛鬚手

中執的兵器又高又大和真兵器不同那銀鎚的圓徑就和栲栳一般般大大刀背闊有四五寸刀柄長有五六尺那鎚和刀貼的全是錫箔在陽光底下却也閃的人眼花撩亂外加黃旗羽葆繡蓋旛幢裝成伏魔大帝的樣子突然間簇擁着來到陣前可笑那些團練們本來是烏合之衆又都是迷信極深的鬼神之說一晌就潛伏在他們的下意識裏今天驀地瞧見了這頑意兒當然要相驚駭着以爲真的是關聖大帝顯靈咧心下一慌撐不住便一聲吶喊四散奔逃總算造化了太平軍不費吹灰之力便把桐城攻下開首卽將糗神弄鬼一節點明何等爽快蓋作小說於應鋪張處絕不可簡略於應簡省處絕不可拖沓能剪裁恰如其分便是好小說李秀成到得城中忙着便出示安民不許軍士們動百姓的一草一木原來太平天國的軍士們全數來自田間對於鮮衣美食從來不曾享受過一旦

攻城略地。瞧見了老百姓們的東西。貧兒暴富。不免要順手牽羊。擄掠一點。所以太平軍的軍紀風紀。不無可議之處。祇有李秀成的部屬。却風紀甚嚴。絕對不許搶掠。每逢攻破一處城池。連府庫裏的錢糧米穀。都不准軍士們擅動。所以老百姓們遇着了李秀成的部屬。真是秋毫無犯。七豎不驚。太平軍初起兵時。改城略地。不置守土之官。子女玉帛。隨載後軍。蓋其時宗旨。有同流寇。厥後雖改絃易轍。而軍紀已壞。積重難返。雖有李秀成砥柱中流。而一傳衆。昧民心已失。終難挽回。嗚呼。其故可深長思已。然而李秀成雖是有意與民更始。叵奈戎馬倥傯之際。事

實上。可不容許他好整以暇。這一天。李秀成駐節縣衙。正在升堂斷理詞訟。却見一騎快馬上。坐着個差官模樣的人。背上背了枝令箭。進了桐城。城關又是加上一鞭。那馬便撥刺刺。放開四隻蹄子。一直奔向縣衙而來。到大堂前面。這才滾鞍下馬。氣喘吁吁。說道。豫王有令。宣召李將軍速往。

舒城。接。應。須。要。卽。刻。啓。程。千。萬。不。可。延。捱。差。官。說。時。便。把。令。箭。遞。過。李。秀。成。驗。過。令。箭。印。信。不。差。一。面。款。待。差。官。酒。飯。一。面。便。親。下。校。場。點。齊。兵。馬。只。留。下。個。卒。長。防。守。桐。城。又。教。地。方。上。公。推。一。位。鄉。官。出。來。暫。理。民。政。布。置。已。畢。因。爲。軍。情。緊。急。不。敢。停。留。便。率。領。本。部。人。馬。殺。奔。舒。城。而。來。在。路。盤。問。差。官。才。知。道。胡。以。光。自。從。派。李。秀。成。前。往。攻。打。集。賢。關。桐。城。一。帶。自。己。却。帶。兵。進。取。舒。城。在。胡。以。光。的。意。思。以。爲。李。秀。成。初。出。茅。廬。尙。且。遭。立。大。功。自。己。總。算。是。他。的。上。司。怎。好。因。人。成。事。毫。無。建。樹。呢。因。此。非。把。舒。城。攻。下。不。可。好。掙。回。面。子。誰。知。急。驚。風。偏。偏。遇。着。了。個。慢。郎。中。那。舒。城。地。方。守。土。的。官。吏。並。不。怎。樣。了。得。倒。是。有。個。團。練。大。臣。却。千。真。萬。確。是。個。將。材。此。人。姓。呂。名。賢。基。安。徽。涇。縣。人。原。來。涇。縣。呂。氏。也。和。桐。城。馬。氏。一。般。都。是。

世代簪纓的大族。這位呂賢基是個翰林院編修。在舒城一處書院裏。當山長。雖是一介書生。却喜深通韜略。因此地方官請他辦團練。他欣然允諾。他所招的團練。和桐城馬俊三可不同。挑選士卒。務極精銳。所以遠近土匪。都被團練剿的肅清了。清廷嘉其有功。便特授他爲團練大臣。駐節舒城。你想胡以光遇着了他們一位勁敵。急切裏如何攻打得下。況且呂賢基能夠知己知彼。如若遇見了尋常小股的土匪。自審力所能敵時。他決不躲避。老實便接住廝殺。如今一瞧胡以光帶領着幾萬人馬。聲勢浩大。舒城彈丸之地。那裏禁得起背城借一。所以躊躇了一下。傳下令去。教百姓們幫助着團練守城。有錢的出錢。無錢的出力。壯丁一律登城守衛。老弱婦女們便做那接應飯食茶水的工作。送東西和慰勞的。相望於道。

這便是因爲呂賢基深得民心兵心的緣故所以呂賢基下的命令大家

奉行惟謹胡以光兵臨城下呂賢基胸有成竹寫呂賢基有古大將風度蓋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奇才異能之士隨處有之固不僅取其與馬俊三事蹟絕不雷同章法善於變化已也他交代部下只許守不許戰憑你胡以

光用剛的方法架起了雲梯盡力攻打呂賢基却以逸待勞滾雷木石金

汁灰瓶連珠價打將下來好教你們雲梯之上站立不住只得連人連梯

仰面倒於城下有時胡以光用柔的方法在城下大聲辱罵罵出種種血

淋淋的惡詈來甚而致於把呂賢基的祖宗父母罵一個狗血噴頭呂賢

基却只當你是在歌功頌德絕不來還罵你一言半語也絕不因爲你罵

得凶他火冒起來竟開了城門放上吊橋匹馬單槍來和你拚一個你死

我活這一種方法呂賢基便是採的堅壁清野之法所以你罵你的他却



給你一個不理會。等你自己罵的口枯舌燥了。自己罷休。

小不忍則亂大謀  
處世接物貴有涵

養兵凶戰免尤不能  
不堅持一個忍字

胡以光相打沒了對頭人。便是軟硬並用。哭笑俱全。回

奈俏媚眼全做給瞎子瞧見。怪不怪也。自枉然。所以李秀成連下集賢關。桐城兩個要隘。胡以光却連一個舒城都不曾破得。沒奈何才來向李秀成求助。好一個李秀成。一路裏在差官口中打聽得了。實在情形。真個合着。一句成語叫做救兵如救火。風馳電掣。這一日已是到了舒城。進入胡以光帳中。參見已畢。胡以光嘆了口氣。道本藩用盡心機。可恨呂賢基那老龜縮緊在龜殼裏。面只是不肯伸出他那顆腦袋來。李將軍你可有妙計能搥碎那老龜的龜殼嗎。描寫胡以光氣急  
敗壞之口吻畢肖李秀成路上早已想着了一個計較。所以不慌不忙。答道王爺休得着慌。只消如此。這般舒城不難破。

得。又用一個暗寫胡以光聽了大喜便如法泡製按下不提却說那呂賢基見胡

以光計窮力盡無法可施這才心裏定了些兒湊巧那桐城的馬俊三也

逃在舒城。前文於馬俊三下落未曾點明原來留爲此處點綴之用因爲馬俊三在科舉中是後輩所以稱

呂賢基爲老年伯道老年伯你幸虧遇見的是胡以光倘若換了李秀成

時便沒有這們好打發此人詭計多端專一裝神弄鬼老年伯如果遇見

他時須要小心才是。敗軍之將口吻如畫呂賢基用手摸着長着霜雪般鬚鬚的下巴

頰子笑道此人遠在桐城那邊既把他牽制住一時也不見得會來到此

間助戰的。誰知已來了也況且即使他來了老夫諒他些須小聰明無非是神道

設教老夫平生最惡異端倘若老夫做了集賢關守將那李秀成便是以

在半空裏飛詭騙老夫老夫決不會相信如若老夫做了你老弟鎮守桐

城那時節老夫有的是一股浩然之氣便是真的那關帝前來顯聖老夫也還不懼何況是假的呢所以老夫執定正能尅邪四個字便是有十個李秀成也奈何老夫不得……那馬俊三聽呂賢基的說話覺得十分觸心不由得臉上微微有些紅暈只得搭趲着道天心好亂其如老年伯獨力難支大廈何那呂賢基讀書讀的一晌就有些戾氣平素以忠臣自命這會子聽馬俊三說話之間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撐不如心裏便老大的不快活索性用言語把馬俊三奚落着道成敗利鈍非可逆觀但是烈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老夫抱着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的主意如若舒城有失老夫定然尋個自盡以謝聖上以謝天下那草間偷活的勾當老夫是幹不來的呂賢基說到末了聲色俱厲這幾句話不打緊一句

句一字字的打入馬俊三心坎裏不由得馬俊三不臉漲通紅低垂脖子。

無言可答。

呂賢基能實踐自殺以謝天下之言畢竟高出馬俊三一等

兩人話不投機只索罷了誰知這一。

天當夜就出了花樣那李秀成一到便在部曲裏邊選出幾十名敢死的。

軍士來就教他們在當夜三更以後架起雲梯向城頭上爬去雖然給守。

城的團練盡力抵禦殺了一大半。

可見攻城之難

然而他們的目的並不是便想。

在這個時候把舒城攻破只是虛張聲勢擾亂他們的軍心而已所以有。

一小半爬進了城目的已算達到這一小半進城的兵士便在大街小巷。

之間放起火來你想斗大的一個城裏有十幾處地方着了火這亂子鬧。

的還算小嗎外加城外的太平軍又把火箭連珠價射進城中如同飛蝗。

一般增加那城中的火勢憑你呂賢基訓練那些團練們訓練的再鎮靜。

些城中。有十幾處地方。起了火。可。不。能。不。慌。亂。啦。一。慌。亂。城。頭。上。防。守。的。力。量。便。打。了。折。扣。防。守。的。一。疎。懈。太。平。軍。便。乘。虛。而。入。趁。這。個。機。會。蜂。擁。上。城。可。憐。這。舒。城。的。城。池。便。在。此。日。此。時。被。太。平。軍。攻。破。城。門。開。處。大。隊。人。馬。一。哄。入。城。好。一。個。清。朝。的。團。練。大。臣。呂。賢。基。總。算。言。而。有。信。聽。說。城。破。了。便。拿。腰。刀。自。刎。畢。命。誰。想。他。六。十。多。歲。的。年。紀。到。頭。來。還。不。免。盡。個。自。盡。李。秀。成。在。未。攻。入。舒。城。以。前。早。就。知。道。呂。賢。基。深。通。韜。略。心。裏。已。是。十。分。愛。慕。他。所。以。想。保。全。他。一。條。老。命。惺惺相惜誰。知。呂。賢。基。大。限。臨。頭。等。到。李。秀。成。進。城。他。老。人。家。早。已。陳。屍。在。團。練。局。的。血。泊。之。中。身。體。都。已。冰。冷。了。倒。造。化。了。那。個。馬。俊。三。他。依。舊。是。三。十。六。著。走。爲。上。著。趁。大。家。忙。亂。時。居。然。被。他。逃。出。舒。城。不。知。所。終。我。書。中。往。後。便。把。他。丟。下。恕。後。文。不。再。提。

及他了。却說胡以光、李秀成破了舒城，肅清了殘敵。才吩咐救火，可是舒城城中的精華，已是燒去了大半。只賸得一片瓦礫之場，那餘烟兀是裊裊未已。李秀成觸目傷心，暗忖：這又合該是老百姓們倒霉，咧在易姓之際。這一種慘劇，原是不可避免的。無怪前人詩句要說：「一將功成萬骨枯」了。

是讀書人心理

不表李秀成心頭納悶，單表胡以光、李秀成，倆連破了三處。

要隘聲威大震。這會子，兩人合兵一處，便來攻打安慶。清兵得知消息，嚇得屁滾尿流，便等不到和太平軍交戰，早悄沒聲兒地退出省城而去。胡李兩人容容易易，便把安慶奪回。當下修下本章，差人賞向天京告捷。安慶用簡寫法，省得連篇累牘敘述戰爭，惹人討厭。天王聞奏，龍顏大悅，便在朝堂上大會羣臣。由東王、楊秀清、率領文武百官，陛見祝賀。原來太平天國朝廷的制度，和明清兩

代不同設朝並無一定日期平常軍政大事一切取決於東王由東王分別輕重輕事逕行批答重事才來請示天王有時明明是重事却也由東王獨斷獨行把他解決了天王知道了樂得耳根清淨便也置之不問因此天王沒有召見羣臣的必要也就不必定下設朝的日期了天王和羣臣常有十天半月不曾會面的自從胡以光李秀成這一路兵馬大獲全勝捷報到京之後天王更是誇獎東王說全是東王運籌帷幄之功一發把事情都推往東府天王騰出個空閒的身子來常言道食色性也便是大英雄大豪傑也打不破這一關天王戎馬餘生到此也就不免要自尋樂趣這們一來太平天國的權便全歸東府楊秀清權傾朝野誰知天王把東王信任太專了顛倒價蘊釀出爭權奪利的禍變來可見共憂患易

共安樂難做書的趁此時機便該把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一一敘述出來讀者可還記得西王蕭朝貴因爲攻打長沙送了性命麼那西王蕭朝貴便是天王妹妹洪宣嬌的丈夫西王旣遭炮擊身死洪宣嬌便做了寡婦說也可憐那洪宣嬌公主生成的天姿國色到如今却也不得不淡妝素服過那淒涼歲月微倖洪宣嬌公主不但國姿替月嫩臉羞花而且還絕頂聰明多才多藝第一便是能夠馳馬擊劍佈陣行軍列位讀者也許還記得第二十二回書中交代過那洪宣嬌在金田村跑馬蕭朝貴跟隨在馬屁股後面兩條腿的人和四條腿的畜生賭跑那一節故事後來天王起兵由桂入湘入教老弟兄們都全家隨軍進前那時婦女纏足的風氣瀾漫全國惟有廣西的婦女却都是大脚洪宣嬌一肚子的三韜六略



沒有實驗的機會便在老弟兄的家眷中間挑選出體魄強健步履矯捷的婦女來偏成一隊號曰女兵洪宣嬌自稱女元帥及至蕭朝貴在長沙殉難洪宣嬌也曾帶領了這一隊女兵全軍掛孝要替丈夫報仇過我第五十一回書中業經敘述再講第二太平軍全體官兵都是信奉耶穌教受過洗禮的因爲是教徒所以多與傳教的外國人接近那時外國的教士們大都並通醫術西醫比中醫靈驗因此中國教民很信仰那些外國的教士洪宣嬌生性聰明伶俐所以跟了外國教士學的不多久便把西醫外科的手術內科的診斷用藥一古腦兒都學會了後來起了義兵一路裏將弁們打前敵受了傷大家都來求公主給他醫治洪宣嬌是個菩薩心腸因此上來者不拒有求必應況且洪宣嬌的本領根本上就不弱

所以醫病無不着手成春。真有起死回生之妙。將弁們感激的淪肌浹髓。那時節在太平軍中提起公主兩個字來。沒一個人不五體投地的。天王因爲妹子深得軍心。所以也格外敬禮有加。好一個洪宣嬌公主。做了離鸞寡鵠。幸虧有這許多技能。便是武備和醫術兩項。借着消遣無聊歲月。這些過去的情節。也不在話下。單表洪宣嬌寡居了以後。最關心的。當然是天王洪秀全。畢竟是同胞手足。痛癢相關。其次注意洪宣嬌一舉一動的。便是東王楊秀清。你道爲何原來那年蕭朝貴在金田村結婚的一天。楊秀清瞧見洪宣嬌千嬌百媚。不禁老大的吃驚。暗想這樣一位美貌佳人。怎麼嫁結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老蕭起來。真是一朵鮮花插在牛屎堆裏。自己懊悔不曾打聽明白。否則先下手爲強。向他哥哥實說要娶他。

爲妻料想沒有不答應之理。豈不是今年今月今時這新郎該是我楊秀清做的嗎？今宵在洞房之內，軟玉溫香，抱滿懷，便是死了也所甘心。

其後卒死

於宣嬌之手言爲心聲可不懼哉

……楊秀清因爲懷着這一腔心事，便悶悶不樂，所以大

家都嚷着鬧房。楊秀清却推說身子不好，便先睡覺了。這些情節，我第二

十二回書中業已表過。

不謂此一伏筆相距竟至五十四回之久，結構之妙，真有牽一髮則全身皆動之概。

後來戎馬倥傯，

便把這事情擱下。及至這會子，天京底定，粉飾太平，一個平民百姓，尙且飽煖，思淫，你想楊秀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那有不想陶情作樂之理？不過憑你後宮佳麗，粉黛三千，可沒一個能及洪宣嬌的。所以楊秀清兀是古井重波，想償他數年前的夙願起來。可是從何下手？一時想不出計較。便想找人商量。其時楊秀清左右最信任的有兩個人，一個是陳承塔，一

個。却。是。在。永。安。城。裏。當。着。天。王。的。面。起。草。那。討。伐。滿。清。檄。文。走。筆。如。飛。文。

不。加。點。的。何。震。川。作者寫何震川却也十分抬高其身價觀其於姓名上加叙來歷而可知可。是。楊。秀。清。仔。細。一。付。却。

又。覺。得。不。妥。只。因。陳。承。璫。規。行。矩。步。是。個。腐。儒。何。震。川。文。學。雖。然。優。長。至。

於。尋。花。問。柳。竊。玉。偷。香。却。是。嫡。親。的。門。外。漢。况。且。這。種。偷。偷。摸。摸。見。不。得。

人。的。勾。當。怎。好。和。他。們。商。量。……這。也。不。好。那。也。不。好。一。時。問。楊。秀。清。倒。

躊。躇。不。決。起。來。便。站。起。身。來。在。屋。子。裏。團。團。亂。轉。轉。了。約。真。有。二。三。十。個。

圈。子。忽。地。哈。哈。大。笑。道。有。了。有。了。欲。知。楊。秀。清。想。出。甚。麼。計。較。來。把。洪。宣。

嬌。弄。得。到。手。且。閱。下。文。

評曰紅羊豪俠傳至此已八集矣太平天國全盛時期業已過去後此將漸入衰頹時期而以洪宣嬌一婦人爲之關鍵然向者忙於殺

述軍事由桂入湘由湘入鄂然後由鄂順流而下不佞於未讀第七集時以爲千頭萬緒不知作者將作如何語蓋此種大手筆過瑣碎則流於拖沓將蒙頂着石臼做戲吃力不討好之譏過忽略則掛一漏萬讀者未必能滿意孰知一讀第七集則不禁斂手嘆服蓋詳略能恰如其分而一次戰役有一次之章法絕不雷同以如許難寫之事實而作者竟舉重若輕謂非說部之天才非歟本回由洪宣嬌身上急轉直下就章法言譬如金戈鐵馬之後倏而紅氍毹上現一十七八妙齡女郎曼聲低唱楊柳岸曉風殘月不禁拍案叫絕作者妙選史實其苦心孤詣不可沒也

## 第七十二回

### 媚東殿謀占鳳凰儔 莽西王亂點鴛鴦譜

話說東王楊秀清一心一意想和洪宣嬌成其美事。可是急切裏想不出從何下手。猛一轉念，忽地想起一個人來。這人足智多謀，和他商議，定有錦囊妙計。你道是誰？原來此人姓侯，名喚裕寬，現任東殿戶部尙書。秀清異常寵信他。平日言聽計從，不比陳承瑤、何震川二人。秀清是敬而遠之的。親小人遠賢人此秀清所以傾頹也那侯裕寬職司戶部，便是替秀清掌管錢財。要不是心腹如何肯把經濟的權付託給他？原來那時太平天國的官制，東王和天王謂之共主，天王重拱於上，一切實權均歸東府。所以東府設置禮、戶、吏

兵刑工六部每部各設尙書一人。不過於某部上加東殿二字來表明。是東王府的罷了。這侯裕寬雖然現任東殿戶部尙書。可是起初却並不是秀清的私人。原來也是金田村從龍諸老弟兄之一。當初金田村老兄弟們原本良莠不齊。智愚迥異。出身也各各不同。五光十色。上中下三等。都有這侯裕寬是個當廚子的出身。原籍武宣。廬陸峒和蕭朝貴同鄉。其時廣西地方羣盜如毛。楊秀清自仗和綠林中人有些交往。便開起一家鏢行來。專一替過往客商保鏢。不過鏢行開了。須不能沒有鏢客。湊巧蕭朝貴逃荒經過。因爲長着一身蠻力。所以楊秀清便聘他做了鏢客。賓主十分相得。兩下便換個蘭譜拜了弟兄。不謂蕭朝貴粗人亦解換蘭譜一笑這一段情節已在第十九回書中表過。因爲怕讀者們忘懷了。所以提將出來再說一遍。却表

蕭朝貴在楊秀清鏢行裏起居很是舒適只是有一件事情使他時常覺得美中不足你道是甚麼事情原來便是一個食字只因蕭朝貴在武宣山裏原是種地的農人風調雨順的年頭兒他每頓總是五大碗飯一碗青菜豆腐湯吃完了不是用手摩摩自己的肚子道他媽的噲這肚子煞是作怪憑你怎樣總是填不飽咱老子瞧見人家只吃兩三碗倒不好意思再吃可是那蛔蟲兒煞是作怪還是咕唧咕唧地叫個不住有朝一日咱拿把刀子把肚腸剝出來丟向垃圾堆上好讓蛔蟲兒餓死看他那時再會唧咕不會混人口吻移作別人言語不得……這便是因爲蕭朝貴力大如牛力氣一大吃量自然也成爲正比例然而蕭家十分貧苦怎能聽他盡量的吃可憐他生長了二十年終是不會吃飽過莫怪他要罵那蛔蟲甚至要拿刀



剗。出。自。己。肚。腸。來。餓。死。蛔。蟲。了。不。過。蕭。朝。貴。是。個。蠢。人。他。發。誓。也。沒。有。想。到。要。是。把。肚。腸。剗。出。來。了。蛔。蟲。縱。然。餓。死。自。己。可。也。不。能。活。命。他。對。於。這。些。地。方。是。全。不。想。的。所。以。他。才。會。說。出。那。種。笑。掉。人。牙。齒。的。蠢。話。來。後。來。他。在。楊。秀。清。鏢。局。裏。別。的。都。可。將。就。只。是。天。天。嚙。吃。不。慣。局。裏。的。飯。菜。這。時。正。當。楊。秀。清。極。力。在。巴。結。蕭。朝。貴。聽。了。這。話。忙。着。叮。囑。廚。子。須。要。把。菜。弄。得。好。些。可。是。明。天。蕭。朝。貴。還。是。嚙。吃。不。慣。甚。而。至。於。把。廚。子。歇。了。換。了。個。廣。州。的。名。手。來。人。人。都。稱。贊。廚。子。好。手。段。楊。秀。清。暗。地。問。着。蕭。朝。貴。時。他。却。只。是。向。着。楊。秀。清。白。着。眼。再。逼。問。他。便。自。己。用。拳。頭。在。自。己。腦。袋。上。戳。着。暴。栗。道。大。哥。爲。咱。老。蕭。費。那。們。大。的。心。局。裏。頭。又。人。人。都。說。好。咱。老。蕭。牙。齒。縫。裏。如。若。再。迸。出。半。個。不。字。來。咱。老。蕭。便。是。個。沒。天。良。的。混。小。子。

啦。不過。若。是。要。教。咱。老。蕭。問。問。天。良。咱。可。要。回。答。你。大。哥。一。句。話。還。是。吃。不。慣。這。大。概。是。咱。老。蕭。沒。有。口。福。的。緣。故。大。哥。您。可。不。用。再。管。

寫蕭朝貴不  
必見其人祇

須聞其聲便可斷定決非  
他人此是作者致力處

楊秀清聽了簡直莫名其妙。撐不住心頭納悶。便有

人告訴秀清說。大凡一個人生長在甚麼地方的。他口味兒便喜吃甚麼地方的菜。姓蕭的是廬陸峒人。你教他吃廣州菜。自然不合口味了。否則俗話說的好。叫做食在廣州。經天下人品評過的。還會有錯嗎。楊秀清一聽。這話不錯。便到處訪求廬陸峒出身的廚子。好容易才訪到了一個。便是這侯裕寬。楊秀清訪問着。出便和蕭朝貴並肩坐着。把侯裕寬叫到跟前。蕭朝貴定睛瞧時。見這侯裕寬年紀只有十五六歲。生的唇紅齒白。一舉一動。宛如女人一般。蕭朝貴既看他生的俊。又聽他滿口廬陸峒的鄉

音心裏便願意了一點頭。算是把這侯裕寬留了下來，專做飯菜給蕭朝貴吃。可怪蕭朝貴從此以後，便不說吃不慣了。楊秀清暗暗納罕，心想誰道老蕭真的喜吃故鄉菜不成？便悄沒聲兒把侯裕寬叫來問他。那侯裕寬却笑道：「回楊爺的話，這事說穿了，可一文不值。小的做的菜，並不是甚麼。盧陸峒的口味，盧陸峒是在荒山裏那來有特別菜呢？都只爲蕭爺是個窮苦出身，他老人家力大吃量自然也大。到了這鏢局裏，一隻飯碗，只有手掌心般大，便是吃了十碗也抵不上他在盧陸峒吃一碗。況且蕭爺當着衆人，至多添了五六次，也不好意思再添了。再講到菜蔬，我打聽蕭爺一晌吃的是青菜豆腐鏢局裏却吃山珍海味做的，全是細巧菜東西。又少那種銅錢般大小的肉丸子。」

此銅錢蓋康熙乾隆時代之制錢，非清朝末棄之鵝服錢也。否則入蕭朝貴之口，豈不更如石沉大

海耶蕭爺。一口一個還嫌。躲在喉嚨角裏。分辨不出滋味。又當着衆人。怎好多吃。他是個混人自己。又不知道爲甚麼緣故。怪不的他老是要嚷吃不慣。啦。小的打聽明白了。所以第一天。下廚房。便把飯獨自開到蕭爺房間裏。一鉢頭青菜。煮豆腐。一木桶白飯。那木桶原是隻盛米的米桶。一桶可煮米兩斗。吃的蕭爺。只是伸着大拇指。喊這小子。有本領。其實並沒有甚麼祕密。在裏面說穿了也。一點不希罕……一席話說的楊秀清哈哈大笑。道原來如此。他邊笑邊。暗中在稱贊侯裕寬是個聰明人。不是聰明人。怎會想的。這們週到。列位讀者。記着楊秀清。從那時起。便賞識了個廚子。侯裕寬。然而蕭朝貴。却因爲吃慣了。侯裕寬做的菜。便和侯裕寬形影不離。起來。直到後來。蕭朝貴。封了西王。還是非侯裕寬弄菜吃。不下飯。有

一次。天王到蕭朝貴營帳中去瞧見掛着一張圖像畫着的是個美貌少年。天王認不得這是誰便指着問蕭朝貴好笑。蕭朝貴見問禁不住手舞足蹈地答道啓奏陛下這是臣雇的廚子。臣偷着沒了這廚子路便走不動週身便不得勁兒連打仗也是懶洋洋的陛下你瞧這小子相貌多俊臣往後還想賞他一個官咧。列位想蕭朝貴爲了侯裕寬簡直迷到這一步田地那侯裕寬免不得要恃寵而驕了事有湊巧也不知是那一年那一月蕭朝貴有個部將搶來一名女子獻與蕭朝貴這女子却是個絕色部將以爲西王總該歡喜的了誰知事實上却大謬不然只見蕭朝貴正色道告訴你罷咱老蕭須不是呆鳥天天拿着鏡子照還有自己不知道的。道理嗎咱這們一張黑臉皮髭鬚好像亂柴窠一般休想討女人的歡。

喜。只。不。過。咱。的。王。妃。便。是。天。王。的。妹。公。主。他。養。似。月。殿。嫦。娥。西。天。王。母。他。却。不。嫌。咱。貌。醜。這。個。天。王。說。是。宿。緣。大。概。總。不。錯。的。可。是。咱。一。年。裏。頭。難。得。和。王。妃。同。一。兩。趟。房。咱。有。個。賊。脾。氣。和。女。人。做。一。張。榻。上。睡。總。睡。不。着。覺。要。不。是。咱。和。王。妃。當。初。是。天。王。主。婚。的。咱。發。誓。也。想。不。到。要。討。甚。麼。家。婆。咧。幸。虧。得。王。妃。是。大。賢。大。德。的。要。是。換。了。別。的。娘。兒。們。見。了。咱。這。一。張。黑。臉。不。過。他。的。癮。老。實。便。開。後。門。造。化。咱。當。個。大。大。的。王。八。所。以。咱。想。開。了。不。想。再。要。甚。麼。女。人。你。今。天。去。弄。這。們。一。個。女。人。來。簡。直。是。當。面。罵。咱。當。王。八。咱。可。受。不。了。……說。到。這。裏。蕭。朝。貴。斗。的。眉。兒。一。豎。嘴。兒。一。蹶。喊。一。聲。道。孩。子。們。那。裏。部。下。的。將。弁。轟。雷。也。似。答。應。了。一。聲。蕭。朝。貴。便。吩咐。他。們。道。你。們。把。這。一。對。男。女。給。咱。推。出。營。門。斬。訖。報。來。那。獻。美。人。的。偏。將。

一聽說馬屁拍在馬脚上。獻美人得斫腦袋。這一嚇就非同小可。不由得  
渾身骨節篩糠般抖着。上下三十六顆牙齒捉對兒廝打起來。普天下拍馬家看者正  
在問不容髮之際。那侯裕寬上前勸道。王爺何必動那們大氣。他又不是  
有意來作成王爺。做王八的。揍他幾下。教他滾。也就是了。蕭朝貴見侯裕  
寬一勸。怒氣便立刻平息下去。只見他向那女子臉上端相了一下。又回  
過臉來。釘了侯裕寬一死眼。這才把手拍着大腿道。看我今天有得饒你  
們兩個。獻美人的。偏將驚魂乍定。聽了此言。重又嚇的變了顏色。以爲西  
王還是放不過他。誰知西王向着侯裕寬道。你這混小子。凡自己是混小子。偏喜說人家混小  
子。這們大年紀老婆也不想要。今兒咱西王爺大開天恩。把這女娘兒賞  
與你成爲夫婦。常言道。改日不如撞日。便在今晚成親了吧。弟兄們每人

送一錢銀子公份咱西王爺一人送十兩弟兄們倘使沒有錢咱便借給他……說到這裏又扭過脖子來向着那獻女子的偏將道造化你這廝權且把你的腦袋寄在你的脖子上可是死罪雖免活罪難逃本待揍你這混蛋一頓如今罰了便不責罷罰你賠出一副妝奩來陪嫁給這娘兒們好與咱侯裕寬成其好事你這廝願是不願那偏將沒日子答應道願願願就是這樣一來便宜了侯裕寬却安安穩穩得了個嬌妻又饒上一副妝奩另外更收到不少全營將弁兵丁們的公份錢可算是人財兩得這個消息一傳出去軍營裏面誰不知道侯裕寬夫妻是一對美人胎子慢慢地這話吹入楊秀清耳中楊秀清很想瞧瞧侯裕寬的老婆究竟怎樣美法可是派人向蕭朝貴要把侯氏夫妻討過去蕭朝貴却無論如何



不肯答應楊秀清只索罷了直待蕭朝貴在長沙殉難侯裕寬沒了栖身之所這才歸了東府夫妻兩個同被秀清寵信言聽計從秀清把裕寬補了戶部尙書一應錢財都交他掌管自然不再入廚房充光祿大夫了如今楊秀清胸中盤算侯裕寬夫妻兩個是甚麼事都不用避忌他們的往常自己後宮中要納新寵侯裕寬却也出過力這種事情找他商量真是再合式也沒有況且他又是西王的舊人相宣嬌極熟宣嬌的性情脾氣他都摸得着……楊秀清想定了主意便一疊連聲教左右去找侯裕寬沒有半個時辰只聽得侯裕寬一路嚷進來道是王爺找我嗎我本來打算告稟王爺咧豫王從安慶解來一筆銀子是專誠孝敬王爺的我已經收下來入了庫了給了來人一張印收一張回文打發走了

未見其人先聞其聲是小人得

志口吻且絃外之音在寫東陽之擅權納賄也

侯裕寬也。這們嚷着邊跨進門來。一瞧東王雙眉緊繃。右手的三個指頭兒。只是在撚弄嘴唇上稀疎朗宕的幾根短鬚兒。侯裕寬是何等機警的人。瞧這樣子。怎會不胸中雪亮。這分明是王爺有了心事。咧他可猜不透。東王胸中的心事。和他是凶是吉。當下便忙着收住了笑容。放輕了脚步。躡手躡足地捱向秀清跟前而來。活畫出一個吮癰秀清恍惚瞧見有個人影一閃。知道是他。便喚了聲裕寬。好一個侯裕寬。聽見呼喚。忙雙手一垂。雙肩一聳。轉到秀清面前來。答應了一聲。道有王爺傳喚。有何鈞旨。秀清瞧了他一眼。道你且坐下。我有話和你商量。侯裕寬謝過了。賜坐。便把屁股尖兒在旁邊一張椅子上搭住了。只一點點眼觀鼻。鼻觀心地靜候着。秀清開口說話。你道侯裕寬爲甚麼要做出這般張致。

來其間有個道理。只因楊秀清這人喜怒無常。不比蕭朝貴好伺候。楊秀清如若在盤算甚麼念頭時。他總是縐着眉。撚着鬚。沉吟不語。有時部下有人犯了罪。依法該把他處死的。楊秀清在未下命令以前。也是這們架形。因此在楊秀清左右伺候得久了的人。瞧見楊秀清在縐眉撚鬚了。便心中不無惴惴。暗想不知又是誰倒霉要砍腦袋啦。其實楊秀清不單是殺人。他轉念頭時也是這樣的。今天侯裕寬誤會以爲王爺要殺人啦。所以格外小心翼翼地等候。楊秀清先開口常言道。欲知心內事。但聽口中言。只要聽出了一點因頭來。拍馬屁便不愁沒有資料咧。可見諂媚之徒無時無刻不在思索

如何拍人馬屁被拍者奈何不悟哉果然楊秀清開口便見喉嚨低聲說道。你這一晌可到西王府去。向公主跟前請安。過侯裕寬見問出這們幾句沒頭沒腦的話來。

憑你再乖覺些可也。揣摩不到東王胸中，還是希望自己不忘其舊，要自己常去西王府呢？還是嗔怪自己口吃南朝飯，心向北朝人？聽人說我常去西王府，他心裏便不願意起來呢？幸虧侯裕寬是個多年的老狐狸，精了。他對於馬屁一門，可謂學有專長。聽秀清問出沒頭沒腦的話來，他便也用模稜兩可的話來回答。道：西王府裏是不常去。公主跟前却常請安。

此何言哉？譬如人問天氣可好，答之謂天是晴的，可是在下雨，此尚成一句話說乎？作者刻畫無恥小人形容盡致，然而於調侃之中寓意極爲沉痛，儻亦近世所謂幽默歟。

侯裕寬這樣一句不合論理的答語，却對了楊秀清的勁了。只見秀清聽了十分高興，把他坐的椅子挪前的一步，挪的和裕寬越近了。道：噢，公主跟前常請安嗎？他自從西王沒了心中，可時常想念嚙？裕寬我可不明白。論公主的年紀也三十出頭了，爲甚麼還和十七八歲的小姑娘一樣嬌嫩。

……秀清話未說完，裕寬已從恍然裏鑽出個大悟來了。他往常也聽見秀清告訴過，當初在金由村吃西王的喜酒，那節故事，秀清在他面前也承認說是愛慕宣嬌。今天提起這話，敢情是相思症舊病復發。這一下拍馬屁，便找着康莊大道啦。忙掏出手絹來，掩着嘴脣笑道：

固亦變童也。作此搔首弄姿之態，令讀者欲作三日嘔。

好教王爺得知自從西王沒了，公主是鎮日價愁。

秀清固以變童畜裕寬而裕寬自視

眉淚眼說懊悔嫁了西王，倘若當初嫁了東王，如今不是夫榮妻貴，享一輩子榮華富貴嗎？楊秀清不聽，猶可一聽見時，撐不住心花朵朵開，便十分高興，堆着一臉的笑，問道：真有這句話嗎？我今天找你來，便是爲這件事……楊秀清便把自己想弄洪宣嬌到手的話，老實告訴了侯裕寬。要他想法子，侯裕寬聽罷也縐着雙眉道：論理呢，王爺和那公主一個兒金

枝一個兒。玉葉金枝配玉葉。再對也沒有了。況且兩下裏。郎有心。妾有意。常言道。男想女。隔重山。女想男。隔重單。你王爺。須不是單相思。好事那有不成之理。只不過……侯裕寬說一句。楊秀清點一下子頭。聽侯裕寬說。洪宣嬌好像親口告訴過侯裕寬。說他千肯萬肯。相似不由得。心中十分痛快。可是末了。却聽侯裕寬說出。只不過三個字來。可見上面一番說話。還不能作準。底下還有好事不能成就的原因。咧見侯裕寬那種故意慢吞吞的神情。不禁心癢難搔。不但楊秀清心癢難搔。即讀者亦亟欲讀下文也。當下便一疊連聲催促道。裕寬。你別繞那們大圈子了。快說肥。誰知侯裕寬剛待疊着兩個指頭兒。說出一番話來。時忽聽得隔牆有人大喝一聲。道好不要臉。非砍下驢頭來。不可。楊侯二人做賊心虛。撐不住。驚慌失措。起來說時。遲那時快。有

個彪形大漢闖進門來手裏拿着的好像是一把單刀不由分說便向楊秀清頭上砍來欲知楊秀清性命如何且闕下文

評曰白陳李在武昌會見以後連篇累牘皆係敘述戰事若不變化章法藉新讀者耳目則不免昏昏思睡矣乃問以洪宣嬌一段歷史以天潢之貴胄作新寡之文君卽不演爲小說其人其事已定令人迴腸盪氣而有餘有好史實乃有好小說譬之有小鮮以供刀俎易牙乃克展其長否則雖有巧婦究不能無米爲炊耳

寫楊秀清侯裕寬謀所以計賺宣嬌者有類水滸傳王婆教西門大官人偷情細膩風光帶人魂魄本書更插寫侯裕寬吮癰舐痔之醜狀是模仿水滸而善加變化者不謂侯裕寬拍馬之外兼工拉馬宜

乎。弄東王於股掌。然而卒以是殞其生。是小人可爲而不可爲也。

### 第七十三回

託二豎雄龍慕雌鳳

效雙飛野鷺逐家雞

話說楊秀清和侯裕寬正在密談。忽地陳承瑑蹣蹣跟地奔了進來。手裏捧了一大疊文書往楊秀清面前送。列位讀者俗話說的好叫做賊心虛。楊秀清在和侯裕寬商量的。雖不是甚麼軍國大事。却是天底下最缺德那種偷香竊玉的勾當。自然最怕人知道。所以陳承瑑闖了進來。楊秀清出其不意。還當是有意來窺探自己秘密。陳承瑑手裏拿的文書。楊秀清眼花了。還以爲是凶器。咧湊巧陳承瑑又在說甚麼好不要臉。非



砍這廝驢頭不可越發吃驚非小虧得侯裕寬瞧的清楚站起來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陳丞相做書的寫到這裏却要順便交代一句那陳承璫本來任職地官副丞相奠定天京之後升的天官正丞相不過因爲承璫在東府裏面管理文書章奏日久了一時間換不得生手所以承璫雖是補了天官正丞相却還是留在東府裏辦事今天他正值接到了外省緊急公文所以來找東王告稟當下見楊侯二人慌慌張張的態度倒把他怔住了楊秀清想陳承璫是了當代的聖人平日規行矩步所讀非禮弗視非禮弗聽的怎麼今天破例罵起人來定了一定神忍不住開口動問道有甚麼事情嗎陳承璫這才重又把手中一疊文書送到秀清面前道王爺你瞧罷可氣人不氣人

讀者愈心急作者愈故意紆綯不即說出

楊秀清這時一縷情絲

兀是纖繞在洪宣嬌身上那有心情看甚麼公事所以用手攔住了道承  
瑤是甚麼事情你說給我聽吧省得我看公事了承瑤嘆了口氣道王爺  
你有所不知安徽那面捷報頻傳誰知石鳳魁黃再興那兩個狗頭和清  
妖叫甚麼曾國藩的對敵打的大敗武昌漢口都失了咱們這一邊的敗  
兵現在都駐紮在田家鎮王爺你瞧這兩個狗頭該死不該死東王聽了  
失聲道武漢全失了嗎承瑤道全失了是這兩個狗頭自己來稟報的公  
事現在這裏東王也長嘆了一聲道那石鳳魁是翼王的堂兄弟黃再興  
這名字很熟是誰保舉的呀陳承瑤答道這人是北王那邊的東北二王交惡於此處惟  
燈匣劍微露端倪秀清一瞪眼睛道這種沒用的膿包北王保舉他則甚承瑤道其  
中有個道理這黃再興原來也是金田村的老弟兄本來是拿華桿兒的

在北王那邊當差。後來天王瞧他筆墨還不差，便教他管理詔書。這一趟便派他留守湖北，專管民政。不過守土的责任是逃不了的。失守城池，便是文官也當有罪。是書生口吻秀清聽了，便截住承璚的話頭道：「穀了你便擬一件公事，把這兩個膿包宣召回京吧……」楊秀清說到這裏，又把話頭頓了一頓，脩地雙眉緊縐，撮着三個指頭，撚着上脣幾根稀鬚子，斬釘截鐵價說道：「等他們回來，不必再稟，我便把他兩個一齊宰了。」照應上文謂秀清殺人時必縐眉撚鬚一段文字陳承璚連聲答應，便退了出去。擬稿也不在話下。這裏楊秀清重又打疊精神，問侯裕寬道：「你說那只不過三個字，底下該有下文，只不過些甚麼？你說你說。」侯裕寬笑道：「我說只不過他們那一面，既是公主又是王妃，我們這一面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軍民人等也，許有不知道天王可

沒有不知道咱們東府的兩下裏一舉一動滿朝屬目覺得不方便罷了。楊秀清把脖子一仰道管他呢我說幹就幹看他們敢奈何我不成侯裕寬道話得說回來天王的意思不知道怎樣王爺瞧機會也得探一探天王的口氣才是秀清把腦袋搖個不住道你這是過慮了我們東府幹的事幾曾瞧見天王批駁過一件所以這個可以不問反正是他妹子自己願意了他也管不了許多。楊秀清此時漸有不臣之意矣讀者當於瑣碎之處體會之侯裕寬瞧東王事在必行便樂得順水推舟道既是東王說幹得那麼我倒有一計在此必須如此這般包管十分容易楊秀清聽了拍案道此計大妙準這們辦就是第二天起東王便稱病上本乞假天王還當是真病咧便人參咧燕窩咧接二連三頒賜給東王又特派了一晌診治天王疾病的內醫來東王府

請脈宮使欽差相續於道。

愈見天王待之厚愈見秀清不臣之非是

誰知內醫到了東王府却是

擋駕不見祇派人傳下東王令旨來說東王這病自己會醫不勞大夫費心那內醫只索罷了自回宮內覆旨不提東王便命何震川擬了一道本章上奏天王大意說微臣的略沾小病乃蒙恩賜稠疊益令微臣感激涕零不過天父派天兄耶穌下凡那時也爲人民治病所以醫術以教士爲獨擅勝場非中國方醫所能及。瞧不出東王倒是提倡西醫的一笑查西王德配天妹公主受命天父以醫濟世伏乞念臣微勞飭下天妹到臣第治疾臣有生之日皆戴德之年這本章上了之後自然照准天王便降旨命洪宣嬌前往東王府治病。此計候裕寬果然定的甚妙。洪宣嬌奉到旨意便吩咐排齊輿馬前往東王府路上百姓們都站立着觀看只見開路是一對鈺鼓其次是銜牌二十對不

過銜牌上並不是寫的字却是套着個黃油套子四面盤金線中間綉彩鳳其次是綠邊黃心綉鳳旗二十對高照提燈二十對提爐二十對一位西王府的侍衛騎馬背着令旗後邊便是刀槍劍戟的一隊衛軍再後邊才是一頂黃羅傘傘底下一匹桃花馬名是上好馬上坐着個頭戴白緞綉彩鳳雲龍風帽身穿蜜色長袍上綉着團龍前後左右共計八條足登小蠻靴踏在金鐙上攬轡徐行百姓們俯伏着偷眼瞻望只見馬上的是一位女將粉面硃唇纖腰窄袖如同嬌嬈將軍一般真個剛健婀娜兼而有之借

姓眼光中看出  
洪宣嬌不弱來

便是天妹洪宣嬌公主百姓們瞧見宣嬌的馬走過不知不

覺地叩頭三呼千歲

宣嬌深得民心於此一點

宣嬌向着百姓們一笑露出編貝般的一

口牙齒來路上無話不一刻來到東王府早見東府屬官排班在大門外

迎接有陳承瑨何震川在內宣嬌在馬上彎了彎腰那馬一直到大廳外面才由手下

將弁過來牽住便有兩名戎裝的女兵過來攙扶宣嬌下馬這時便有個

人從階上下來離宣嬌五六尺路便已跪下了微臣奉了東王之命來此

迎接天妹公主千歲宣嬌一聽聲音很熟便定睛細看只見這人生的一

張白淨面皮眉目如畫年紀祇在二十左右雖然是個男子可是臉上似

乎敷着薄薄的一重宮粉若在今日則定然塗雪花粉矣一笑說話時又脖子一扭一扭地有

些像是女子宣嬌瞧這人好像是在那裏見過的只是一時記不起來他

姓甚名誰那人見宣嬌在躊躇知道他準是忘記了自己姓名咧便忙着

自己報名道微臣便是以前在西王跟前當差的侯裕寬呀宣嬌於其姓氏且不知可見裕

寬前文說宣嬌如何如何均保說話宣嬌才想起了道西王在日不是最歡喜吃你做的菜嗎

不言廚子而廚子自在意中

侯裕寬陪笑應道。正是洪宣嬌聽了一聲兒。不言語頓了好半會。才道。東王寢殿在於何處。相煩你在前帶路。侯裕寬忙慌站了起來。斜簽着身子。在前邊帶路。道微臣放肆。先行請天妹公主隨後來。吧。當下侯裕寬這一領彎彎曲曲。也不知穿過了。多少門戶。宣嬌帶的兩個女兵。早被東王府裏的人攔住。所以這會子。祇賸宣嬌一人了。好容易才走到一間廳堂。跟首只見重簾深掩。侯裕寬搶步上前。打起簾子。嘴裏咕嚕了一聲。裏邊楊秀清會意。便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洪宣嬌進去。一瞧不覺怔住了。只因他本來是奉旨到此治病的。如今見楊秀清精神煥發。臉上毫無病容。一時問如同丈二長的和尚般。摸不着頭腦。起來只得搭趂着道。東王可大好了嗎。秀清笑道。本來身子不很舒服。可是一見天妹。甚麼病。



都。沒。有。了。宣。嬌。聽。他。話。說。的。突。兀。撐。不。住。心。頭。納。悶。可。是。回。過。來。一。寸。東。王。現。當。炙。乎。可。熱。之。際。自。己。兄。長。尚。且。投。鼠。忌。器。自。己。何。必。和。他。抬。槓。呢。想。到。這。裏。心。神。泰。然。便。用。言。語。岔。開。去。道。天。王。聽。說。東。王。病。了。急。得。甚。麼。似。的。誰。想。天。父。保。佑。東。王。業。已。大。好。這。真。該。謝。天。謝。地。等。咱。家。回。去。奏。明。了。也。可。讓。天。王。放。心。……秀。清。這。時。惟。恐。宣。嬌。要。走。幸。虧。得。和。侯。裕。寬。早。已。定。下。了。步。驟。只。消。依。計。行。事。便。是。當。下。忙。向。侯。裕。寬。使。了。個。眼。色。道。混。賬。你。站。着。儘。瞧。幹。麼。天。妹。公。主。來。了。連。水。酒。都。不。曾。喝。得。一。杯。還。成。甚。麼。體。統。你。可。知。道。天。妹。是。奉。了。天。王。旨。意。來。治。孤。家。疾。病。的。呀。天。妹。不。辭。辛。苦。冤。枉。他。跑。這。們。一。趟。咱。們。難。道。好。讓。他。空。了。肚。子。回。去。不。成。你。這。蠢。才。也。真。蠢。連。這。一。點。點。也。要。孤。家。親。自。吩。咐。說。出。去。難。道。不。怕。人。笑。掉。牙。齒。

嗎……楊秀清說一句侯裕寬故意裝出十分惶恐來應一句喳末了聽完又應出一連串的喳字楊秀清又道快滾下去把酒席端出來侯裕寬借此機會便退了出去這裏宣嬌欲待攔阻時那裏來得及而況宣嬌雖是個女子平生却有一種嗜好便是喝酒聽見了一個酒字就非酒不可便是攆他也不走了這原是宣嬌嫁了蕭朝貴朝貴最歡喜杯中物又要宣嬌陪着他喝所以宣嬌便學會了喝酒誰想喝久了竟也上了癮後來西王殉國洪宣嬌便一發借酒澆愁每天竟非喝二、三斤不能過癮寡鵲離鸞排愁無計甚至借杯中物以消塊壘此何等可悲事乃秀清必欲以計蹂躪其節操宜乎衆人欲食其肉也

大凡喝酒的人是一個師傅授的聽見了一個酒字便會心癢難搔今天宣嬌聽說秀清請他喝酒不覺高興起來把要走的心思拋向爪哇國裏說時遲那時快一會兒侯

裕寬果然督率俊僮嬌婢七手八腳擺上一桌酒席宣嬌向來是不避忌男子的更兼酒癮發作也就免去客套便和秀清倆相對着淺斟低酌起來侯裕寬在旁伺候上菜一會兒侯裕寬忽地記起了一件事來忙悄悄溜出廳堂誰知無巧不成書在廳堂外走廊裏便遇見一個僮兒捧着個閩漆茶盤盤中放着一對鴛鴦壺那壺蓋上有個結子一把是瑪瑙的其色淡紅一個是翡翠的綠得掐得出水來相似這僮兒捧了兩壺酒正待步入廳堂誰知給侯裕寬劈頭攔住吩咐僮兒將盤放下侯裕寬從懷裏揣出個紙包來親自揭去那翡翠結的壺蓋兒僮兒偷眼瞧時見紙包裏面却是末藥般的東西侯裕寬毫不猶豫便把那包末藥一古腦兒都傾入壺中僮兒見紙包上有墨筆寫着的字仔細一辨認却原來是鳳求

鳳三字。

匣劍帷燈  
躍躍欲出

侯裕寬擄掇舒齊依舊教僮兒把蓋兒蓋好又吩咐他這

翡翠結的給公主喝瑪瑙結的給王爺喝千萬別弄錯那僮兒知道侯裕

寬在這東府裏是天下第一號的紅人他弄這玄虛定然有他的道理便

也不敢多問忽忽地捧着盤兒自去依計而行表過不提再說洪宣嬌喝

了一斤多酒常言道酒是色媒人臉上本已有些熱烘烘了恰值這僮兒

添了酒來替他篩上他一喝又是三杯不料這壺酒却不是一個好相識

斗覺丹田裏有股熱氣往上直冒霎時間這股熱氣便布滿全身喉嚨口

更像火燒的一般十分難受要想說話誰知連舌頭都木強了正在難解

難分之際誰知楊秀清偏偏又來勸酒只得又乾了一杯可憐這杯酒更

如火上添油眼皮上好像攔着副千金擔般只是迷迷糊糊的往下闖酥

胸裏的一顆心又不住突突地跳幾乎要跳出腔子去了兩條腿伸既不是縮又不好沒了個安頓之處楊秀清一瞧是時候了可殺便心中暗忖不如快一點催他上路吧此路生路歟死路歟所謂腰間仗劍斬愚夫明明死路也秀清好色者般催宣嬌上路結果反是宣嬌催秀清上了死路天道好還世之緊不遠耳當下便向着旁邊站着的一個黠婢使了個眼色那黠婢便過來俯在宣嬌耳朵上道天妹可要解小洩這句話立刻把宣嬌提醒他以為此刻難受便是要解小洩的緣故本來酒喝多了不論男女都是要增加小洩次數的自己怎麼聰明一世懵懂一時起來會把女人家最要緊的事情忘記了呢當下懶得說話便點了點頭那黠婢用力將宣嬌扶起轉入屏風背後果然後邊有間密室宣嬌進去了四下一打量時不由得喝一聲采原來四面壁上全嵌的大穿衣鏡一走入去化身千萬和唐

宮鏡殿一般。此外金的臉盆銀的粉盒。凡於是閨閣中梳妝用的東西。沒有一樣不安放的。嶄嶄齊齊。此時宣嬌內急不堪。便四下找那溺器。好容易在六扇屏風後面找着了。真個精緻的所在。無一不精緻。溺器前邊打橫放着一張紫檀琴桌。以紫檀琴桌與溺器放在一處應爲琴桌叫屈上面還點着一盤壽字香。那煙兀是氤氳氤氳的在空中裊着。宣嬌一邊在佩服楊秀清能布置一邊便褪下小衣。坐上那溺器。一個上半身剛好伏在那琴桌上。不知是甚麼東西攔住了肘子。涼冰冰地有些痛楚。側着眼瞧時。却原來琴桌上放着一部尺頁。上下紫檀夾板封面上泥金鈔條上題着四個小篆。叫做萬化之源。極俗之事偏寫的起雅宣嬌不知是甚麼頑意兒。好在無聊。借此解解心焦也好。便伸手去揭了開來。誰想不揭時猶可。一揭了時。頓時把了個宣瞧的從髻

脚裏滷起一片紅雲夾耳根子通紅起來你道爲何原來尺頁上畫的正是石頭記上傻大姐誤拾綉香囊他口中所說妖精打架的那種頑意兒宣嬌紅着臉向那尺頁啐了一口便連忙蓋上列位讀者看了上文早已胸中雪亮這全是侯裕寬定的毒計也不知是那裏去弄來一包混帳藥倒入酒壺教宣嬌連酒連藥都喝了下去這種藥力何等利害立時便發作起來憑你三貞九烈的婦女被這種藥迷了本性尙且要把握不定何況洪宣嬌畢竟是不到三十的婦人本來給禮教把心猿意馬尅制住的今天一喝酒便賽似黃河決了堤一般那裏能夠不泛濫此刻又瞧見了這尺頁所以只一瞧便丟下的緣故便是受他二十多年在舊禮教底下束縛慣的潛意識所支配覺得不敢看不宜看後來又是一想此刻自己

便。是。把。那。尺。頁。偷。着。看。看。完。了。好。在。此。間。只。有。自。己。一。個。神。不。知。鬼。不。覺。也。決。計。不。會。有。人。知。道。的。這。們。一。想。膽。子。便。大。了。橫。一。橫。心。便。伸。手。去。第。二。次。再。把。那。尺。頁。翻。了。開。來。這。一。趟。却。和。適。才。瞧。的。一。趟。不。同。他。兀。是。一。幅。幅。曰。細。地。揣。磨。連。極。細。微。的。地。方。都。不。肯。放。過。然。而。只。瞧。得。兩。三。幅。却。又。蓋。上。了。你。道。爲。何。原。來。宣。嬌。心。神。不。定。瞧。了。這。半。什。子。便。想。起。了。當。初。自。己。和。西。王。閨。房。之。樂。也。是。甚。於。畫。眉。此。時。安。得。西。王。復。活。過。來。墜。歡。重。拾。便。死。也。甘。心。的。了。說。也。奇。怪。洪。宣。嬌。精。靈。所。感。那。蕭。朝。貴。的。鬼。魂。果。然。應。召。而。至。只。見。蕭。朝。貴。和。生。前。一。樣。的。大。踏。步。進。了。這。間。更。衣。室。向。洪。宣。嬌。身。上。撲。來。欲。知。洪。宣。嬌。如。何。發。放。蕭。朝。貴。且。閱。下。文。

評曰。世。上。人。第。一。等。是。上。智。第。三。等。是。下。愚。惟。有。上。智。下。愚。能。把。握。



得。定。不。爲。外。力。所。誘。第。二。等。人。介。乎。兩。者。之。間。的。却。不。然。譬。之。素。絲。  
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自。己。却。無。把。握。完。全。須。視。環。境。爲。轉。移。本。  
回。所。紱。之。洪。宣。嬌。便。是。介。乎。兩。者。間。的。第。二。等。人。方。其。六。軍。縞。素。欲。  
復。夫。仇。以。迄。古。井。不。波。柏。舟。矢。志。固。始。終。是。清。清。白。白。也。奈。何。楊。秀。  
清。寡。廉。鮮。恥。不。念。與。西。王。固。昆。弟。之。交。而。竟。摟。其。寡。妻。與。天。王。且。以。  
君。臣。兼。爲。骨。肉。而。竟。欺。其。弱。妹。尤。恐。宣。嬌。未。必。能。順。從。則。定。詭。計。醉。  
以。酒。而。污。之。嗚。呼。若。而。人。者。雖。萬。死。不。足。以。蔽。其。辜。其。後。卒。爲。北。韋。  
執。而。醢。之。北。韋。固。忍。然。而。秀。清。自。有。其。取。死。之。道。也。  
本。回。描。寫。淋。漓。盡。致。然。而。微。病。其。佻。作。者。甯。不。畏。泥。犁。馬。腹。耶。然。而。  
不。若。是。讀。者。安。得。覩。茲。好。小。說。哉。庸。何。傷。庸。何。傷。

## 第七十四回

### 仲國法敗將伏誅 發援兵水營譁變

話說洪宣嬌春慵酒困。正當情思迷離之際。癡心妄想。便希冀死去的丈夫西王蕭朝貴能殼在此時來和自己夢中相會。果然那蕭朝貴的鬼魂倏地從壁角裏面鑽了出來。一個箭步。便已躡到了洪宣嬌跟前。張開兩手。使了個餓虎撲羊的架式。把洪宣嬌攔腰。只一抱。便和抱那嬰孩一般。直抱到靠牆一張湘妃榻上。才放了下來。寬衣解帶。果然行了一次周公大禮。洪宣嬌希冀着這個夢境。如今這夢境果然實現了。心裏一痛快。兀是覺得四肢無力。體軟如絲。也不知迷迷糊糊了多少時候。這才三

魂。六。魄。重。復。回。歸。軀。殼。然。而。洪。宣。嬌。如。若。始。終。在。夢。裏。呢。倒。也。未。如。非。福。然。而。好。夢。不。長。好。花。易。謝。宣。嬌。這。會。子。又。突。然。間。醒。了。過。來。睜。開。雙。目。一。看。時。那。裏。有。甚。麼。西。王。蕭。朝。貴。千。不。是。萬。不。是。和。自。己。同。衾。共。枕。的。偏。偏。就。是。東。王。楊。秀。清。宣。嬌。暗。忖。那。麼。適。才。尤。雲。滯。雨。竟。是。鑽。了。人。家。的。圈。套。可。憐。宣。嬌。不。想。則。已。一。想。了。時。撐。不。住。如。同。千。萬。把。尖。刀。在。心。窩。上。扎。眼。淚。如。何。忍。得。住。便。在。這。湘。妃。榻。上。嚶。嚶。啜。泣。起。來。列。位。讀。者。讀。過。我。上。一。回。敘。述。楊。秀。清。和。侯。裕。寬。定。計。的。那。段。文。字。想。必。早。已。明。白。洪。宣。嬌。是。落。在。楊。秀。清。圈。套。裏。了。叵。奈。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洪。宣。嬌。都。只。爲。貪。喝。了。幾。杯。酒。却。把。半。生。貞。操。斷。送。在。頃。刻。之。間。這。會。子。大。夢。初。醒。便。是。十。二。萬。分。懊。悔。然。而。生。米。已。成。熟。飯。也。就。來。不。及。了。總。算。難。爲。了。楊。秀。清。此。刻。陪。盡。

了。小心獻盡了殷勤。好容易才把洪宣嬌敷衍着換了頂轎子。

一線不漏文細於毫髮

送回西王府。第據說洪宣嬌回去了以後，關着房門整整的哭了三天三

夜。

愈寫宣嬌之悔艾愈見秀清之可殺

不過古往今來的女子壓根兒他們心理就是矛盾的。

洪宣嬌受了楊秀清的欺侮，哭一個死去活來，那麼他一寸靈犀當然深

惡痛絕。那楊秀清了誰想過了兩三天，秀清又派着侯裕寬押着一頂大

轎來接宣嬌。宣嬌却又妝飾妝飾上轎而去。畢竟還是他畏懼秀清不敢

不從呢。還是對於楊秀清不無眷戀之私。表面上似乎是委屈心坎裏却

是願意的呢。

吾謂二者兼而有之讀者以為如何

這是女子心理矛盾的地方。做書的簡直猜

他不透，只得撮要交代一句。從此楊秀清和洪宣嬌便常相往來。表過不

提單表楊秀清和洪宣嬌的一段因緣。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漸漸地

便人言嘖嘖傳入天王耳朵之中。第一個賴漢英。他是賴皇后的兄弟。和天王乃是郎舅至親。因此天王身上的事情。他格外關心。自從得知了楊秀清欺侮洪宣嬌的消息。心中兀是十分不平。便來奏知天王。滿意以爲天王定然也要龍顏大怒的了。誰知天王聽了之後。沉吟了良久。才慢條廝理的答道。國舅休得生氣。朕和東王同起草澤。誼同昆弟。些須小節。正不必多所計較。況且朕和東王同是天父之子。朕之妹。便是東王之妹。兄妹同處。有甚麼麼希罕。外間物議。不必去理會他們。賴漢英聽了。默默無言。而退。天王這一說。還有誰敢多管閒事。東王便越發勢無忌憚。兀是把宣嬌留在府中。停眠整宿。這一天。把宣嬌留了兩天。直等到第二天黃昏時分。才把宣嬌送走。原來每逢宣嬌在東府裏時。秀清便須騰出身子。

來。陪。伴。着。池。軍。國。大。事。一。概。丟。在。腦。後。東。府。屬。官。不。論。大。小。都。不。許。回。公。事。東。楊。其。時。酒。色。荒。淫。去。死。不。遠。所。以。宣。嬌。一。走。回。公。事。的。人。便。絡。繹。不。絕。那。陳。承。璫。也。抱。了。一。大。疊。文。書。前。來。稟。道。石。鳳。魁。黃。再。興。業。已。解。到。請。王。爺。鈞。旨。定。奪。秀。清。道。孤。家。不。是。早。已。吩。咐。過。你。嗎。這。兩。個。鳥。人。到。了。天。京。砍。了。就。完。事。啦。陳。承。璫。道。事。情。不。是。那。們。簡。單。湖。北。失。了。之。後。須。要。派。個。能。爭。慣。戰。的。大。將。前。去。收。復。才。是。正。理。秀。清。側。着。腦。袋。想。了。一。想。却。反。問。承。璫。道。陳。丞。相。你。瞧。派。誰。去。好。承。璫。信。任。之。專。於。此。可。見。承。璫。湊。上。一。步。稟。道。湖。北。的。事。情。便。是。壞。在。事。權。不。一。所。以。此。刻。須。要。派。一。個。位。高。資。深。的。人。去。然。後。號。令。齊。一。湖。北。便。不。難。收。復。秀。清。把。腦。袋。點。之。不。已。道。你。的。話。一。點。不。錯。這。差。使。責。任。既。如。此。重。大。只。得。派。一。個。朝。廷。的。柱。石。前。往。好。早。日。收。復。湖。北。你。此。刻。便。替。我。

辦一角公事就派北王韋昌輝統領各路兵馬向湖北進發倘若誰不聽軍令教北王不必奏聞准許他便宜處置承璫領命便自去辦理公文因爲是緊急戎機所以當天就辦出去了北王韋昌輝開讀了東王鈞旨一面到東府來請示機宜一面便調兵遣將準備起程原來北王府裏也有屬官不過人數比東府少北王手下第一員大將姓張名喚子朋是廣西凌雲人身長八尺腰大十圍額凸目深掀眉巨口只四句便活寫出一位猛將來可惜瞎了一隻左眼只賸得一隻右目韋昌輝因爲他膂力過人驍勇善戰所以十分寵愛他叫他做獨眼將軍那些部下的兵士和百姓們却背後喚他做張瞎子只不過張子朋打仗雖能拚命可是胸中並無學問所以喜怒無常火冒起來時常親自提了柄鬼頭刀殺人便是在路上擄掠得來的

嬌。妻。美。妾。不。碰。着。性。起。便。罷。要。是。剛。剛。碰。在。剛。剛。上。他。一。般。地。也。會。一。手。抓。住。髮。髻。一。手。將。鬼。頭。刀。揮。去。把。那。婆。娘。的。一。顆。螻。首。滴。溜。溜。的。提。在。手。中。向。地。下。一。攢。總。之。他。要。是。發。起。性。來。不。殺。人。是。不。肯。歇。的。因。此。湖。北。的。老。百。姓。一。聽。說。張。瞎。子。三。字。渾。身。骨。節。都。會。篩。糠。般。的。抖。將。起。來。韋。昌。輝。因。爲。他。在。湖。北。屢。立。戰。功。所。以。此。次。便。派。他。爲。前。部。先。行。官。張。子。朋。在。北。王。跟。前。領。了。軍。符。印。信。回。到。營。中。和。手。下。的。師。帥。們。商。議。手。下。的。人。異。口。同。聲。說。道。湖。北。失。守。東。王。令。催。收。復。急。於。星。火。不。過。從。天。京。往。湖。北。陸。路。不。如。水。路。快。我。們。行。軍。須。先。向。水。營。裏。借。好。船。隻。才。不。致。誤。事。張。子。朋。一。想。這。話。不。錯。便。親。自。來。找。唐。正。財。借。船。原。來。太。平。軍。的。水。師。全。是。唐。正。財。一。手。編。制。的。所。以。天。王。派。唐。正。財。提。督。水。營。軍。務。京。內。京。外。全。部。水。師。在。



他掌握張子朋找着了唐正財。他是不會客套的一見面便霹靂火箭價說道：唐提督咱們北王奉命收復湖北却派了咱老張充一名先鋒官。北王一疊連聲只是催咱快走。所以今兒來找你請你借一百條船給咱限你在十二個時辰裏須要齊集在儀鳳門外候咱手下的弟兄們下船……

張子朋說完話也不等唐正財回答便站起身來揚長而去。是粗莽人行徑這一下把個唐正財氣的發昏章第十一。他想張子朋的前程不過是個北王府裏的承宣官論起職位來還在自己之下。怎麼說話竟如此毫無禮貌。好句你既無禮須怪不得我。唐正財和你開一回小小的頑笑咧……

唐正財心下有氣。張子朋是個混人。他做夢也想不到已經把人得罪了。他只是打他的如意算盤。到了第二天派一個差官向唐正財要船去。誰

知。到。得。水。營。裏。却。撲。了。一。個。空。水。營。將。弁。回。報。說。唐。提。督。遊。燕。子。磯。去。啦。  
什。麼。時。候。回。來。可。沒。有。一。定。等。到。張。子。朋。隔。了。兩。三。個。時。辰。再。派。人。去。時。  
却。回。復。說。這。個。時。候。還。不。回。來。也。許。上。浦。口。去。啦。今。天。回。來。不。回。來。就。吃。  
不。準。了。可。笑。張。子。朋。接。二。連。三。派。了。五。六。個。差。官。去。找。唐。正。財。誰。知。道。結。  
果。還。是。跑。空。趨。頓。時。把。個。張。子。朋。急。得。兩。條。腿。好。似。搗。鼓。一。般。在。地。下。頓。  
得。一。片。價。響。喃。喃。地。把。唐。正。財。罵。的。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部。下。的。將。弁。們。  
不。知。趣。又。上。前。請。示。過。請。承。宣。官。的。示。咱。們。開。拔。沒。有。船。隻。怎。麼。好。這。一。  
問。不。打。緊。越。發。把。張。子。朋。如。同。火。上。添。油。般。只。見。他。怒。從。心。上。起。惡。向。膽。  
邊。生。虎。吼。了。一。聲。道。弟。兄。們。站。隊。將。弁。們。不。知。道。主。將。這。個。時。候。喊。站。隊。  
到。那。裏。去。可。是。既。這。樣。吩。咐。下。來。張。子。朋。的。脾。氣。又。是。說。的。話。不。准。人。駁。

回他的所以只得轟雷也似答應了一聲掌號的便掌起號子來兵士們不敢怠慢果然把隊站的齊齊嶄嶄張子朋教帶過坐騎來全身披掛騰身上馬帶了這一小队親兵洗洗蕩蕩便直奔儀鳳門外而來了儀鳳門已是瞧見水營裏的旗號在風中翻飛着了

情景如畫

張子朋在馬上發令

道弟兄們快上前動手把水營裏的船隻替咱封上一百條水營裏弟兄們如敢違抗命令時不論他是將弁或是兵丁見一個便替咱抓一個見兩個便抓一雙抓來見咱自有處治之法不得違誤張子朋手下的弟兄們巴不得這一聲當下喊一聲得令便七手八脚到江岸邊來射船你想水師裏的兵士豈是好惹的當然要出來攔阻說我們水營和你們陸營河水不犯井水兩下同是爲天王辦事你們陸營裏要用船隻可以向咱

們主將要去怎麼三不知的便拿封皮來當咱們民船用呢。

可見民船是應當封的了嗚呼

臣罪當誅吾皇神聖何不  
幸而生爲中國之民乎

論理性張子朋部下是講不過水營裏的不過他們

倚仗着有張子朋撐腰所以見有人攔阻他們便狐假虎威地真個把那  
人抓將來見張子朋這樣一抓剎那重竟抓了有二三十個人一古腦兒  
都牽來見張子朋此時張子朋牛性又發作了把怨恨唐正財的一口惡  
氣都出在這些水營裏的兵將身上所以見抓來這許多人他兀是三尸  
神暴跳七竅怒生煙一疊連聲喊道砍了砍了……在張子朋部下的本  
意以爲抓得來至多將他們羞辱一場再不然饒上一頓棍子想不到張  
子朋說出一個砍字來軍營裏說一個砍字便是砍腦袋的簡稱雖說水  
營和旱營平時不大來往可是究竟同屬天王治下大水冲了龍王廟一

家人到底是一家人。怎好用辣手殺起自己人來呢。因此聽張子朋說。砍他們兀是嚇呆了。站在一旁。只是發抖。不知如何是好。可是張子朋殺興上來。四字奇極。天下竟有嗜好殺人如張子朋者乎。再也休想按捺得住。見左右不肯動手。他便跳下馬來。說時遲。那時快。劈手奪過左右手裏的鬼頭刀。把那一夥水營裏的將弁如同滾瓜切菜一般殺的一個不曾留着。可憐那夥水營將弁一來本領都不是張子朋的對手。二來一點沒有提防。出其不意。刀鋒已在脖子上。了連哎呀二字都不曾喊得出口。已是變做了無頭冤鬼。一時間尸橫遍野。血流成渠。然而俗話說的好。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張子朋這種亂殺人的脾氣。畢竟於天理人情國法三者沒有一項可以過得去的。況且太平天國的水營。在沒有經那會國藩火攻之前。共有前後左右中。

東南西北九軍每軍一萬多人共有人數近十萬大小戰船一萬多艘常言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一聲聽說水營裏的弟兄們被旱營裏的人無冤無仇地殺了時這禍可闖的大了全水營的人都不服起來剎那間便鬧的沸反盈天一時睡着的都爬了起來

水師中人好睡蓋泛宅浮家無事可爲輒以一枕黑甜爲無上樂事已成習慣於以見作

者卽使用形容辭亦必鍛鍊出之也

在船上的都跨上了岸刀出鞘弓上絃準備和旱營中拚

一個你死我活幾個性急的早已發一聲吶喊上前把張子朋團團圍住只叫不要放走了殺人的兇犯又嚷着說快差人稟報東王倘若東王判斷的不公平時莫怪咱們要反到天王宮中去啦又有幾個性急的竟在船上整理纜繩和布篷說要上駛武漢投降清軍去啦與其在天王下手性命不得保障還是反了的好

嚇殺人也○以上一段如疾風急雨使庸手爲之必現手忙脚亂而作者絡繹寫來有條不紊令人嘆服

再說張子朋憑你驍勇可是以一個人要和十萬人拚命起來畢竟也衆寡不敵的四下一瞧時只見四圍黑壓壓地全是水營裏的人約略估一估人數已有幾萬人了只是一重一重地包圍着包圍了也有數千重然而那些腳慢的水營弟兄兀是還在那裏呼嘯而來滔滔不竭張子朋譬如以子然一身被困在千軍萬馬之中任你趙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休想殺出重圍因此心裏雖不懼怕可也束手無策在水營這一面要是也像張子朋那們魯莽便是不把張子朋剝成肉泥也早已沒有命了虧得有些幾個穩健的攔在頭裏說弟兄們休得動手且等東王前來發落如若發落的不公平那時再反也還不遲所以張子朋才保全着一條性命列位讀者這時的水師譁變已是迫在眉睫早有人來到東王府送信陳承瑤

得知了。便氣急敗壞來。稟楊秀清。秀清嚇的面如土色。便道。這便便。怎麼好承。瑤道。衆怒難犯。王爺須得親自去撫慰一下。否則禍生肘腋。清兵乘虛而入。我輩皆無死所呢。一句話提醒了秀清。便忙着帶了承瑤。由陳玉成率領。東王府禁軍百來匹馬。保護着秀清。風馳電掣。往儀鳳門外。而來。在路上。陳玉成便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水營中兵士。不是廣西起義時的老弟兄。他們不知道王爺待他們的恩德。要是對於王爺有甚失敬時。末將可擔不起這血海干係。秀清聽了心中。果然懼怕起來。便勒住馬頭道。依你。可有甚麼主意。寫陳承瑤玉成叔姪所見不同想見當時忽遽一斑陳玉成道。這可不難。他們水營裏。平素最信服的是那位將領。王爺帶他一同去。他們見了。自然不敢動蠻。咧秀清胸中。一付水營是唐正財統帶的。這事情非找他不可想。



罷便撥轉馬頭來找唐正財再說唐正財本來和張子朋小開頑笑不料  
弄出這們大亂子來正在營中樣手頓足沒做理會處却值東王排闥直  
入只得牽了匹馬跟着便跑陳玉成邊跑着馬邊告訴唐正財道古人說  
民可使由之今天秩序雖亂君臣之禮却不可廢方好教那些變兵有所  
畏懼唐正財聽了點頭不迭

陳玉成算無遺策果然好將才

便是秀清也覺得玉成年紀

雖輕機變却極敏捷當下便由唐正財一馬當先剛出儀鳳門便大呼道  
衆家弟兄休得譁噪東王千歲駕到與你們評理來了水營弟兄聽了頓  
時歡聲雷動第一步先鬆懈了話聲未絕那陳玉成也隨後疾馳而來高聲向唐正  
財道唐提督東王駕到快些跪接唐正財應了一聲道衆家弟兄別把君  
臣的禮節忘了讓人批評我們水營裏的不是東王駕到大家快跪下迎

接吧。唐正財說罷。他第一個翻身下馬。向道旁一跪。這一跪不打緊。水營裏的人。誰不是唐正財親手提拔的。見主將跪了。誰敢不跪。說時遲。那時快。幾萬人都矮了半截。煞是好看。連張子朋一千人也跪下了。第二步又鬆懈了不一會。便見陳承瑛保護着東王。由禁衛軍簇擁而來。這時玉成也在道旁。屈了一膝。唐正財便朗朗說道。臣提督水營軍務。唐正財率領水營將弁兵士。跪接東王千歲……水營弟兄也跟着嗚呼千歲。一時千歲之聲雷動。山岳第三步又鬆懈了東王攬轡徐行。瞧見大眾跪着呼聲震天。覺得自己十分威風。況且水營中人。既已跪下。料他們不致再會譁變的了。世界上斷沒有跪着和人家相罵相打之理。這都是陳玉成的妙計。因此秀清心下越發愛着玉成了。不表秀清心中之事。單表他到了此間。由陳承瑛攙扶。

下馬。唐正財招呼着。設了公案。伺候東王坐下。這時除了唐正財。陳玉成。陳承瑤。和禁衛軍們站着保護東王之外。水營弟兄和張子朋一千人。依舊跪着。不會起來。東王坐了。只見他雙眉倒豎。兩眼圓睜。把桌子拍的震天價響。一疊連聲教帶張子朋。張子朋聽喊。到自己料知不免只得硬着頭皮膝行而前來。至東王案下。楊秀清一見面不由分說。便吩咐砍了。

片時

之前張子朋固砍人者也曾幾何時而被人砍無報施之速如是

欲知張子朋性命如何且闕下文。

評曰。治軍難於治民。蓋中國之民於專制政體下。生息者久。富於服從。性苟在上者不竭澤而漁。爲小民留一線生機。則雖日剝削之。小民亦必忍辱負重。必不致輕言革命也。治軍則不然。威信少弛。則號令不行。恩賞少偏。則一軍皆怨。況彼有鎗階級。恩威並用。因足使其

效。死。設。或。治。之。稍。不。得。其。法。則。全。軍。譁。噪。小。之。則。官。長。被。戕。大。之。則。生。民。塗。炭。共。和。以。還。獨。多。兵。變。其。咎。固。在。官。長。耳。將。才。有。良。將。驍。將。之。別。驍。將。善。戰。而。嗜。殺。戰。時。固。可。以。一。當。百。而。在。平。時。則。每。易。滋。生。事。端。故。驍。將。必。有。良。將。駕。御。之。而。後。合。則。兩。美。張。子。朋。驍。將。也。設。無。秀。清。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太。平。天。國。國。本。且。爲。之。動。搖。而。後。信。驍。將。固。不。宜。輕。付。以。方。面。之。任。也。

## 第七十五回

死中求活棍責北藩 忙裏偷閒芳尋南陌

話。說。楊。秀。清。他。知。道。張。子。朋。是。一。員。猛。將。如。若。將。他。殺。了。常。言。道。千。軍。易。

得。一。將。難。求。豈。不。可。惜。如。若。不。把。他。明。正。典。刑。呢。又。怕。水。營。裏。弟。兄。們。不。服。所。以。一。面。拍。着。桌。子。教。把。張。子。朋。斬。訖。報。來。一。面。却。暗。向。陳。承。璫。陳。玉。成。二。人。使。了。個。眼。色。二。人。會。意。便。忙。着。跪。下。求。道。出。兵。便。斬。大。將。足。以。沮。喪。士。氣。求。王。爺。暫。時。把。他。監。禁。交。給。刑。部。審。問。得。實。再。行。處。斬。也。還。不。遲。  
看他們一吹一唱數萬人都被瞞過真是不易東王道看你兩人面上權且把這廝腦袋寄在脖子上。可是死罪雖免活罪難逃來呀把這廝拖下去重責軍棍一百下左右轟雷也似答應一聲便鷹拿燕雀般將張子朋按翻在地用軍棍一起一落地打將起來這一頓打直打的皮開肉綻血流漂杵虧得張子朋身子結實否則三五十下也早就沒有命了打畢張子朋一拐一拐地上前謝了東王不斬之恩東王偷瞧水營中人的臉色好像不斬張子朋他們還不

甚滿。意。只。得。把。眉。頭。一。縐。霎。時。便。計。上。心。來。拔。下。一。枝。令。箭。教。陳。玉。成。去。把。北。王。韋。昌。輝。傳。來。陳。玉。成。奉。令。上。馬。而。去。不。消。半。個。時。辰。只。見。塵。頭。起。處。兩。騎。馬。飛。奔。而。來。果。然。其。中。一。個。便。是。北。王。韋。昌。輝。北。王。滾。鞍。下。馬。推。金。山。倒。玉。柱。也。向。東。王。直。挺。挺。地。跪。了。下。去。秀。清。大。怒。道。賢。弟。你。身。爲。統。帥。如。何。調。兵。遣。將。不。慎。選。人。才。張。子。朋。那。廝。怎。能。做。得。先。鋒。你。用。人。不。慎。以。致。草。菅。人。命。干。犯。衆。怒。賢。弟。你。自。己。可。知。罪。不。知。韋。昌。輝。惶。恐。道。小。弟。罪。該。萬。死。請。兄。長。處。治。就。是。秀。清。從。鼻。子。裏。哼。了。一。聲。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孤。家。今。天。若。不。盡。法。懲。治。怎。能。平。得。衆。怒。來。呀。把。北。王。拖。下。去。重。責。二。十。下。不。得。有。誤。左。右。本。待。向。秀。清。討。情。可。是。見。秀。清。臉。不。善。便。知。道。求。也。無。益。萬。分。無。奈。只。得。勉。勉。強。強。將。韋。昌。輝。打。了。二。十。下。你。想。北。王。韋。昌。

輝自從金田起兵到如今從不曾吃過甚麼刑罰這會子當着衆目睜睜之下把個封王爵的人拖翻在地和小兵一般受那棍責你想這個臉可丟的不小吧

此是秀清用權術處然而不免結怨於人此所以謂任勞尤須任怨耳

因此上後文便要生出無限風

波來這裏暫且不表單說秀清初起不肯便將張子朋處斬水營中弟兄們不免抱怨後來見連韋昌輝也打了二十下棍子這才竊竊私語着道好了好了東王連那北王都棍了一頓啦咱們水營裏這個面子可掙的不小別把篷扯的太足了須防翻船呢

水管中人取譬於舟楫可謂三句不離本行於此見作者匠心巧思層出不窮

幸虧北王吃了這一頓棍子才把衆怒壓了下去東王處分已畢這才前呼後擁自回東府而去這裏水營裏的人自有唐正財撫慰都不在話下却說北王韋昌輝本是個膏粱之體出身又在豪富之家後來在永安

封了王爵。一路裏是養尊處優慣了的。自出娘胎皮肉可從不曾吃過甚麼苦。所以二十下軍棒已是打的昌輝躺在地下動彈不得。只是一聲遞一聲的呻吟着。好容易經旁人把他抬了起來。才得抬回北王府到了府中。自有姬妾們上前伺候。婦人家瞧見當家的被責打到這個田地。免不了要有怨言。却被昌輝用手把他們櫻唇掩住了。低聲喝道：「少胡說……說時又四下打量見都是自己心腹。這才告訴姬妾們道：『你們別嘴裏沒有遮攔。要是被人聽了去傳給東王知道。時可不得了啦。』」姬妾們嚇的連臉色都變了。道：「妾身們委實不知道呀……」姬妾們人數雖多。聽昌輝這們一說。便也不敢多嘴。可是他府裏的文官武將却都憤憤不平。便沒有個倒霉的人想討北王歡喜。只聽得他大聲說道：「我們北王和東王官職



既一般大當初又都是金田村首事的弟兄便是北王有甚麼不到之處東王看。在結義的份上也應該。就待些兒。今天不替北王留面子便是誠心和我們北府裏的人過不去。咱們好便罷。不好時咱可要第一個演一齣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巴戲。噫這人大言炎炎話還不曾說完便被韋昌輝叫衆人把他拿下。不由分說便推出府門把他斬訖。割下首級來。人謂一言喪邦此人真可謂一言喪命好一個韋昌輝便忙着教人把這首級捧了來見東王道。這人因爲想離間王爺和北王倆手足之情。所以北王把他斬了。梟下首級來。向王爺跟前謝罪。請求王爺體念這並不是北王有甚怨恨之心。格外諒解。則個楊秀清看了。反覺過意不去。道你去上覆北王說那天因爲水營裏衆目昭彰。所以不得不難爲了北王。一下請北王也別生氣呀。這

話傳到了北府裏。韋昌輝才放了心。至於東王楊秀清只因瞧見昌輝吃了軍棍。他態度還是十分恭順。足見自己處置的公平。所以衆心悅服。兀是異常得意。夢祇有那幕下的何震川覺得這不算好兆。便悄悄地告訴陳承璫道。大凡一個人給人家揍了。該心中生氣。那才是人情。如若給人揍了他。偏偏會自認說是怎樣怎樣的。該打他的人。又怎樣怎樣的。有理那簡直就不近人情。怕的是因爲那人羽毛未豐。不得不裝出這種架形來。好教別人不防備。如若那人一日羽毛豐滿了。時哼時那節。就非來報讎。雪恨不可。所謂怒者人情喜者不可測也。怕禍變就不在遠了。那時難免玉石俱焚。我和你兩人。大家都知道是東府裏最有權的人。尤恐到頭來要吃不了兜着走呢。古人說明哲保身。又說急流勇退。我倒

很想。瞧。個。機。會。從。這。漩。渦。裏。抽。身。出。去。啦。陳。承。璫。聞。言。默。然。無。語。良。久。才。嘆。了。口。氣。道。話。是。不。錯。然。而。我。受。東。王。厚。恩。便。是。明。明。知。道。這。東。王。府。已。成。虎。口。可。也。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如。若。你。想。逃。出。這。龍。潭。虎。穴。那。我。也。很。贊。成。還。是。希。望。你。早。一。點。打。點。吧。我。是。早。已。將。生。命。許。給。東。王。恕。不。能。奉。陪。啦。陳承璫殺身成仁厥後卒如其願亦可謂求仁得仁者矣何。震。川。知。道。不。能。勉。強。他。只。得。罷。了。後。來。兩。人。到。底。分。道。揚。鑣。也。就。不。在。話。下。單。表。楊。韋。二。人。因。此。不。無。芥。蒂。偏。偏。挑。撥。兩。人。感。情。的。事。情。接。二。連。三。發。生。個。不。已。這。大。概。是。天。厭。楊。氏。所。以。天。時。人。事。湊。合。起。來。促。其。敗。亡。咧。做。書。的。免。不。得。依。着。次。序。一。樁。樁。交。代。原。來。侯。裕。寬。有。個。堂。兄。叫。做。侯。謙。芳。是。天。王。一。晌。很。寵。信。的。人。所。以。當。那。武。昌。起。兵。東。征。之。前。侯。謙。芳。便。銜。了。天。王。之。命。薙。了。頭。髮。假。扮。做。商。人。模。

樣動身到南京來充間諜到了南京果然見龍蟠虎踞好一個繁華所在。在歷史上有個很香豔的名詞叫做六朝金粉可見南京地方窰子特別發達自古到今也不止一朝一夕了。侯謙芳因爲在金迷紙醉場中是容易混迹所以落了客寓便找那客寓中的老闆帶他逛窰子去。却說南京民風狡詐有南京拐子之稱更兼生性喜沾些小便宜開客寓的又大都沒有好人所以一聽說客人要逛窰子他便把手掌在胸脯上拍的骨咚骨咚價響道客人但請放心小可最熟這一門釣魚巷石壩街一帶沒有一姑娘不認得我外號叫做鄭三拐子的都只爲我姓鄭的最熱心替客人做媒那些姑娘們祇要我姓鄭的將他們灌一頓米湯便沒有一個姑娘不乖乖地肯跟着我跑的因爲我排行第三所以那些促狹鬼便替我

起。上。一。個。外。號。叫。做。鄭。三。拐。子。其。實。我。又。不。拐。人。家。的。錢。財。祇。拐。姑。娘。們。  
來。和。客。人。攀。恩。相。好。罷。咧。據。說。替。人。家。做。一。回。媒。月。下。老。人。便。把。這。人。記。  
在。功。勞。簿。上。延。壽。一。紀。我。鄭。三。專。替。人。拉。攏。露。水。夫。妻。要。是。查。起。月。上。老。  
人。的。功。勞。簿。來。我。鄭。三。便。活。上。二。三。百。歲。也。愁。活。不。完。咧。隨。手。穿。插。涉。筆。成。趣。 侯。謙。  
芳。一。聽。這。店。主。東。也。是。馬。泊。六。一。流。人。物。正。對。了。自。己。的。口。味。便。也。一。笑。  
道。如。此。便。相。煩。引。導。好。讓。月。下。老。人。再。替。你。記。上。一。功。答。語。俏。皮。之。至。儂。薄。兒。口。吻。如。畫。 鄭。  
三。哈。哈。大。笑。道。這。是。理。所。當。然。但。不。知。侯。客。官。還。是。逛。頭。等。的。還。是。逛。二。  
等。的。頭。等。的。在。釣。魚。巷。二。等。的。在。石。壩。街。侯。謙。芳。一。仰。脖子。道。這。還。用。說。  
嗎。自。然。是。頭。等。的。我。們。逛。只。要。逛。得。痛。快。錢。是。漫。不。在。乎。的。鄭。三。一。聽。這。  
客。人。口。氣。不。小。暗。暗。叫。了。一。聲。微。倖。暗。忖。這。分。明。是。一。塊。肥。肉。送。上。門。來。

嗽。當。下。忙。狗。顛。屁。股。似。的。在。前。領。導。着。道。小。可。放。肆。先。走。客。官。隨。我。來。吧。  
侯。謙。芳。答。應。一。聲。便。跟。着。他。到。一。家。酒。店。叫。做。老。萬。全。的。後。面。那。水。橋。底。  
下。去。雇。定。了。一。隻。畫。舫。船。家。打。起。扶。手。鄭。三。便。讓。侯。謙。芳。先。行。兩。人。參。差。  
着。跨。進。船。中。侯。謙。芳。是。第。一。次。到。南。京。來。所。以。特。地。留。心。打。量。着。便。見。這。  
畫。舫。頭。艙。裏。分。左。右。放。着。兩。張。皮。製。的。楊。妃。榻。中。間。留。着。一。條。過。路。好。讓。  
客。人。由。此。走。向。中。艙。裏。去。侯。謙。芳。再。跨。進。中。艙。瞧。時。見。當。地。放。着。一。張。小。  
方。桌。四。面。四。隻。圓。形。繡。牛。皮。的。鼓。凳。兒。靠。裏。邊。一。張。炕。床。上。邊。鋪。着。衾。褥。  
雖。都。是。布。的。然。而。兀。是。精。潔。非。常。仰。起。脖子。來。見。上。邊。掛。着。一。方。小。匾。額。  
上。寫。着。米。家。書。畫。舫。五。個。四。五。寸。見。方。的。顏。體。字。下。首。署。款。是。何。紹。基。三。  
字。兩。邊。掛。着。副。對。聯。那。字。又。瘦。又。硬。是。學。的。黃。山。谷。一。派。再。看。那。上。下。聯。

是。

### 七寶樓臺春燕乳

六朝城郭暮鴉啼。

是蓋天造地設秦誰畫舫中之聯語移向他處不得

侯謙芳原也略知文墨便贊了一聲道好富麗的聯語鄭三站在他後邊用手讓着他道侯客官閒着沒事便嗑嗑瓜子消消遣吧侯謙芳順着鄭三所指的瞧去時見那小方桌上安放四個碟子一碟花生一碟瓜子另外兩碟是雪梨和福橘侯謙芳依言便真個伸手去撈了些瓜子來嗑着邊嗑邊笑着鄭老闊你說的姑娘在那裏怎麼不見鄭三擺手道且莫着急這是南京的規矩雇了畫舫再叫條子說時便移過硯盤來拿着筆在條子上寫着四個大字道李小鴨子侯謙芳不禁笑得打跌道這是姑

娘的芳名嗎。鄭三點頭道：「怎麼不是侯謙芳將一顆腦袋兀是向左右搖個不住道：「好好的姑娘爲甚麼要題這種粗俗的名字。名字這們貽笑大方。臉蛋兒是可想而知啦。鄭老闖好不好請你替我招呼個名字。雅緻些的姑娘來呢。」鄭三沒口子答應道：「有有邊說邊便又寫第二張條子却是兩個大字。侯謙芳便念道：「紅鸞念完了。笑道：「這個名字才有些意思。再看鄭三寫那第三張時却叫樊寶寶。鄭三寫順了手正要寫第四張却給侯謙芳攔住了。道：「夠了。夠了。姑娘太多了。沒有功夫去敷衍他們。把人乾攔着反爲不美。」鄭三依言便放下了筆。把那三張條子都交給了。在後梢的梢公。這時船已解纜了。在中流蕩着。侯謙芳便留心觀看。只見那梢公向空招了。招手便有隻小划子船如飛而至。侯謙芳這才恍然大悟。原來



這些小船是替畫舫上傳遞消息的。鄭三從身上掏出個核桃大的西洋金表來瞧了一下。道：時候還早。姑娘們怕才起來得不多久。此刻連頭也不會梳得咧……鄭三畢竟是個老門檻。他的話可說得不錯。果然等了許久。這畫舫開過了大中橋。向岸邊暫時停泊下來。才見有隻小划子載了個姑娘。欵乃而來。秦誰花月別有風味非親身經歷者不能道隻字等到靠近大船。那姑娘斜抱琵琶。一躍過船。步入艙中。見了鄭三。便嫣然一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乾爺。鄭三哈哈大笑。道：照呀。我的好女兒。侯謙芳聽他們這樣稱呼。不由心頭暗暗好笑。便和鄭三打趣道：鄭三老闊。原來你還有這樣一位千金。在勾欄之中。咧。那適才小可簡直便失敬的很。不會叫得你一聲岳父大人呢。鄭三嘻嘻地道：這便叫做久嫖成龜。我的令嫗在勾欄中的還不止小鴨。



李○小○鴨○子○笑○道○不○丟○你○乾○爺○的○臉○就○是○啦○說○畢○便○調○準○了○絃○索○抱○着○那○琵琶○唱○道○

一○更○裏○想○思○什○麼○東○西○來○吵○鬧○蚊○蟲○來○吵○鬧○蚊○蟲○怎○麼○樣○子○叫○蚊○蟲○噲○噲○噲○的○叫○叫○得○奴○傷○心○傷○心○鴛○鴦○枕○想○思○好○不○又○難○分○譙○樓○打○二○更○

此處忽又插入小調足見作者純以文章爲遊戲

侯○謙○芳○聽○那○種○揚○州○小○調○十○分○刺○耳○便○懶○得○再○聽○了○倒○是○那○小○鴨○子○異○常○巴○結○一○面○唱○一○面○兀○是○把○媚○眼○一○五○一○十○地○向○侯○謙○芳○臉○上○送○將○過○來○侯○謙○芳○受○寵○若○驚○撐○不○住○有○些○毛○骨○悚○然○便○希○望○他○快○些○唱○完○了○好○不○致○再○受○那○們○罪○誰○知○這○種○小○曲○兒○名○叫○五○更○想○思○一○共○要○唱○五○更○真○個○是○醜○人○多○作○怪○侯○謙○芳○好○容○易○才○如○坐○針○氈○價○等○那○小○鴨○子○把○這○支○小○曲○唱○到○五○

更。總。算。唱。完。大。吉。這。時。那。叫。的。樊。寶。寶。也。來。了。侯。謙。芳。一。瞧。時。只。見。樊。寶。寶。乃。是。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子。進。得。艙。來。也。一。般。地。叫。鄭。三。做。乾。爺。這。種。清。倌。酬。酢。功。夫。就。不。及。小。鴨。子。們。紅。倌。來。得。熟。溜。他。走。進。來。時。見。小。鴨。子。正。在。彈。唱。着。所。以。等。他。唱。完。了。樊。寶。寶。便。跟。手。也。唱。了。起。來。不。過。樊。寶。寶。却。並。不。是。自。己。彈。琵琶。的。另。外。還。帶。着。個。男。人。替。他。吹。笛。侯。謙。芳。留。心。聽。時。只。聽。得。樊。寶。寶。曼。聲。低。唱。道。

鼻。晴。絲。吹。來。閒。庭。院。搖。漾。春。如。線。停。半。晌。整。芳。鈿。沒。揣。菱。花。偷。半。面。迤。邐。的。彩。雲。偏。我。步。香。闈。怎。便。把。全。身。現。

侯。謙。芳。聽。了。記。得。這。是。牡。丹。亭。裏。的。遊。園。看。不。出。這。小。妮。子。咬。字。咬。得。也。還。不。錯。真。個。是。會。者。不。慌。慌。者。不。會。樊。寶。寶。兀。是。不。慌。不。忙。把。這。一。段。遊。

園唱完向着侯鄭二人笑了一笑道侯老爺和乾爺可要再聽一段鄭三便問候謙芳侯謙芳瞧樊寶寶喉嚨還不妨事便道句好接唱一段驚夢吧樊寶寶嚶嚶了一聲那笛師便依舊擺着宮商悠悠揚揚地吹將起來樊寶寶輕轉珠喉慢調鶯舌把驚夢一口氣唱完此刻樊寶寶因爲已唱開了喉嚨所以聲調比先前越發受聽了侯謙芳也是個清客的材料那唱曲敲棋擊鷹放鷓各種頑意兒全是內家因此等他唱完了便着寶贊揚了幾句實則作者無非要烘託出一個紅鸞來耳鄭三見侯謙芳愛聽這個調兒便湊趣着道等一會子紅鸞來了。他唱的曲子南京城裏算是一隻鼎因爲別人總是唱甚麼牡丹亭長生殿叫做壽星曲子老調惟有紅鸞他接的客人全是翰林進士那些登科發甲的讀書人所以每每填了些新曲子教紅鸞唱。

給他們聽。所以紅鸞唱的與衆不同。

紅鸞未登場時先借鄭三口中將伊揄揚一番此亦烘雲託月法也

侯謙芳把

這些話暗暗記在心裏。他想要不是鄭三把紅鸞的技藝先告訴了自己。

瞧那李小鴨子和樊寶寶兩人自己簡直要說一句秦淮花月徒有虛名。

姑娘們還不及咱們廣州的漂亮。幸虧有個紅鸞才算替南京的窰姐兒

掙回一點面子。只不過天下的事情聞名大都不如見面。怕那紅鸞也不

過是個尋常的姑娘。湊巧遇着了好事的文人。便做出甚麼詩咧詞咧來。

拚命價把他狂捧。風月場中跑跑的人未必都是通才碩學。大家以耳爲

目。價便真個把紅鸞捧成世上無雙人。間少有其實。却是純盜虛聲……

侯謙芳這們一想。便深怕紅鸞辜負了自己一番期許。可是再一怙愒時

想。反正那紅鸞便要應召而至。啦。只消一覷面便好知道。是真是假。此時

何必過慮侯謙芳這們一想便伸長了脖子盼望那紅鸞快一點來給自已賞鑒誰知愈等的心焦那紅鸞却愈是杳同黃鶴欲知紅鸞究竟來也不來且閣下文

評曰於楊秀清洪宣嬌一段孽緣之後繼以水營譁變秀清棍責昌輝方謂又將敍軍國大事矣不謂忽插入秦淮畫舫南都粉黛一段文字是作者之善於變化處蓋深懼一成不易滋讀者之厭倦焉晚近捧妓捧伶之風大熾每有粗識之無卽握管爲文乃捧妓者其醜態令人作三日嘔更有異想天開廣收伶女伎流爲乾女者羣雌粥粥爭喚乾爺是誠所謂久嫖成龜者矣本回手揮目送乃在諷刺若輩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作者有焉

## 第七十六回

### 打槳秦淮名娼度曲 麾鞭鍾阜才女登科

話說那釣魚巷的妓女紅鸞是秦淮河畔首屈一指的紅姑娘。每天條子要出幾十個。還有甚麼侑酒唱曲。咧必須忙到三更以後。才得清閒。所以今天侯謙芳叫他的條子。他束也轉一轉。西也彎一彎。直等到譙樓上起了初更。才由一隻划子船渡他到了鄭三所雇的那畫舫上。其時候鄭兩人連晚飯也吃過了。祇有李小鴨子和樊寶寶。倆一來他們生捱清淡淫業。欠佳。二來鄧三已是遞了個消息給他們。知道今天這姓侯的客人是個有錢的老官。所以存心巴結。直到此刻。還是打情罵俏。捨不得走他們。



四人正說笑得熱鬧時，只聽得一陣子划子靠近大船的聲音。紅鸞姑娘便花蝴蝶般翩然飛了過來，分花拂柳來到艙中。大家都覺得眼睛前突然一亮，侯謙芳知道這便是紅鸞了，如何肯輕易將他放過？忙着偷眼過去打量，果然名不虛傳。瞧見這位紅鸞姑娘圓姿替月，嫩臉羞花，唇不點而自紅，眉不畫而自翠，再瞧他身段時，翩若驚鴻，宛若游龍，增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所以極力描寫紅鸞者，以其為章楊構難中要角故也。禁不住把個侯謙芳瞧的呆了。祇是那鄭三因為紅鸞今天遲到，丟了自己面子，所以一見面便發話道：「好一位紅姑娘，只怪我今天不應該在這位侯老爺面前誇下海口，說別人也許請不到紅鸞姑娘，惟有我鄭三在釣魚巷混了二十多年，仗着這一點點資格，包管一請便到。畢竟李小鴨子、樊寶寶他兩個在行，說我紙。」

糊老虎。準得當場戳破。誰知果不其然。紅鸞姑娘畢竟是位紅姑娘。請了  
一半天。這會子才來。只可憐我鄭三二十年的老面子。到頭來一錢不值。  
往後。我也不敢再誇口。再舉薦紅鸞姑娘的條子啦……紅鸞一聽話裏  
有因忙着哎喲了一聲道。乾爺生氣了嗎。我本想先出這裏條子的。後來  
一想。如若先到了這裏。不是坐得一坐便須轉往別處去嗎。所以特地先  
擺別處準備在這裏多奉陪乾爺一會兒。誰知道乾爺却生氣了呢。唉。這  
碗把勢飯。真不是人吃的。跑了一天腿也疼了。腰也痛了。別人也許不知  
道。我們吃把勢飯的難處。你乾爺是總該知道的呀。你乾爺不疼乾女兒。  
還有誰再來疼乾女兒呢……紅鸞這一番話說得既宛轉又親熱。侯謙  
芳在旁不禁暗暗佩服。憑你鄭三是個多年的老狐狸了。聽了可也無話。

可說只得搭趣着道好了好了你們瞧紅姑娘的嘴多利我這個老頭兒拙口笨腮須不是你的對手如今廢話可別說我們等了你一天這位侯老爺脖子也等疼啦你得好好的唱一支曲子將功贖罪那些壽星曲子老調兒侯老爺不愛聽你只揀甚麼翰林進士那些老爺們製的新曲子唱一支給侯老爺聽吧紅鸞聞言笑了一笑道好句於是倚着笛聲背過臉去唱道

【步步嬌】一幅湖光如圖畫春去難留也鶯花夢短些忙煞遊驄日日無閒暇辭別莫愁家四蹄兒又早到鍾山下

侯謙芳聽了喝了一聲道好這是本地風光千真萬確是新製的曲子紅鸞邊唱邊在暗忖瞧不出這姓侯的倒是個知音咧便笑了一笑接續唱

道。

【醉扶歸】你看漁舟個個泊汀沙。禁不住洲邊鴨語。譁。罨。長隄一帶綠。

陰。賒。嫩。年。華。怎。忍。把。東。風。嫁。

絕妙好辭

侯謙芳把手拍着大腿道。好一個嫩年華。怎忍把東風嫁。不過這一句。太好了。只怕盛極難繼。咧。便側着耳朵往下聽道。

摘不盡離了紅豆。遍天涯。早難道樹枝兒也有些想思者。

紅鸞唱到這裏。侯謙芳跳起來道。越到後來。越好是誰做的。也虧他了。……此時笛聲早換了個曲牌。一聽却是皂羅袍。

【皂羅袍】好是斜陽欲下去。湖神廟裏。喝盞清茶。疎疎簾子捲。晴霞迴廊。屈處闌干亞。春山一抹雲斜。霧斜春人一瞥。花遮柳遮。小眉峯同把。

那愁來卸。

【好姊妹】多少個女嬌娃容妝鬥華薄羅衫暗噴蘭麝問前頭蝴蝶幾時認得他相逢乍你珍珠十斛今休打俺早是覆沒了潘郎果一車妙這時候秦淮河上畫舫漸稀只賸下船上的疎燈倒映入清波裏面隨着流水影子在一閃一閃地搖動笛韻歌聲四散在這夜涼如水的冷空氣中便有些悽咽了寫景妙絕侯謙芳嘆了口氣道這製曲子的人分明是一肚牢騷你瞧他把潘郎擲果這一個極熟的典故那們一翻騰便變成又蒼涼又感慨這人的詞藻真是太好了這一段批評確當之至作者不過借侯謙芳口中說出並非真個知音也……侯謙芳不住的在咀嚼曲中滋味聽那笛時已在吹尾聲了聽紅鸞接唱道

【尾聲】耳邊廂聽熟興亡話好湖山不堪遊冶只索要拜上湖神歸去

也。

侯謙芳聽完了。贊道：好曲子。不是紅鸞姑娘的喉嚨，是顯不出這曲子好處來的。紅鸞謙遜着道：唱的不好。侯老爺可別笑話。侯謙芳道：太客氣了。我斗膽要動問姑娘：這曲子是誰做的？紅鸞嘆了一口氣道：這是一位名士姓顧的。他在今年四月裏帶着我到玄武湖去，吃了一次櫻桃，便製成了這套曲子。他曲子是做得真好，只可惜他有才無命，連下了幾次擲場，只落得榜上無名。所以他逢人便發牢騷。上個月裏因為兵荒馬亂時勢不好，他是蘇州人，所以便回蘇州去咧……不表侯謙芳在秦淮河遊筆。收住何等有力。却說我這部紅羊豪俠傳為篇幅所限有的地方，却不能過於瑣碎。況且祇有兩三萬字，便要結束了，只得把侯謙芳和紅鸞倆的一段因

緣簡單些。交代原來這紅鸞是南京城裏數一數二的名伎。區區一個侯謙芳如何在他眼裏。然而鴛兒愛鈔。在勾欄之中買笑。只要你錢多。却沒有達不到目的的道理。所以侯謙芳和紅鸞。倆初次在秦淮河畫舫中相遇。那時紅鸞。不過將他當作普通狎客看待。到了第二天。禁不住侯謙芳又拉了鄭三一同到釣魚巷紅鸞家裏去。侯謙芳又故意露出身邊的財帛來。給紅鸞的娘瞧見。其時因爲時局不靖。真正出錢的大爺們都已避難離開了南京。紅鸞生涯雖盛。可也外強中乾。接不着實在肯花錢的狎客。所以他娘見侯謙芳腰纏萬貫。那裏肯失之交臂。便強逼着紅鸞和侯謙芳落了交情。且說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派侯謙芳到南京。原是來充間諜的。誰想他却天天釣魚巷。夜夜秦淮河。兀是在紅鸞那裏停眠宿。

整。天。王。教。他。打。探。的。機。密。軍。情。早。已。拋。向。爪。哇。國。裏。他。和。紅。鸞。倆。既。有。了。交。情。兩。下。裏。打。得。火。一。盤。熱。山。盟。海。誓。還。訂。了。個。白。頭。嫁。娶。之。約。因。此。侯。謙。芳。天。天。仰。着。脖子。只。是。巴。望。太。平。軍。早。些。來。攻。城。好。早。一。日。和。紅。鸞。倆。成。爲。夫。婦。誰。知。天。底。下。理。想。和。事。實。往。往。背。道。而。馳。好。容。易。侯。謙。芳。所。巴。望。的。太。平。軍。却。在。這。年。二。月。中。攻。進。了。南。京。侯。謙。芳。聽。說。城。破。了。時。便。喜。孜孜。的。來。到。城。外。迎。接。天。王。聖。駕。誰。知。便。在。這。一。瞬。之。間。却。偏。生。就。出。了。岔。枝。兒。等。侯。謙。芳。接。着。了。天。王。以。肅。清。清。軍。遺。孽。爲。名。向。秦。日。綱。借。了。一。百。名。禁。衛。軍。想。到。釣。魚。巷。來。迎。接。紅。鸞。誰。知。已。是。桃。花。人。面。鳳。去。臺。空。勾。欄。裏。面。只。賸。下。鴛。兒。在。吞。聲。飲。泣。侯。謙。芳。問。那。鴛。兒。時。才。知。道。紅。鸞。便。在。城。破。之。時。被。亂。軍。搶。去。侯。謙。芳。聽。到。了。這。消。息。急。得。只。是。把。腳。亂。蹀。然。而。



事已如此急也沒用便留心着四下打聽誰知道直打聽了一年之久此補。一句然後時間上不致有前後倒置之譏。那紅鸞宛如泥牛入海一般竟是杳無音信後來還是那客寓的老闆鄭三來送信說是紅鸞有了消息原來輾轉着已入了北王府因爲紀念他娘親才私下派人到釣魚巷來看視過鴛兒一趟所以給鄭三得了信侯謙芳聽完老闆的話撐不住倒抽一口冷氣心想紅鸞已是歸了北王府他那裏侯門似海自己當然是個陌路蕭郎咧真所謂佳人已歸沙叱利義士今無古押衙今生今世料想是沒有指望重拾墜歡的了。他不住的心頭怙悒着人既已進了北王府除非是比北王權勢大的人才有法子想當下想來想去只有東王楊秀清是北王韋昌輝的頂頭上司侯謙芳想着了這個計較便用着種種方法夤緣他堂兄弟侯

裕寬來巴結東王。畢竟有志者事竟成。不多幾時。居然和他堂弟侯裕寬一般地得到了東王的寵信。侯謙芳便乘機把紅鸞怎樣地色藝雙絕。說與東王知曉。簡直把個紅鸞說的是人間少有。世上無雙。你想楊秀清本是個好色之徒。聽了那有不動心之理。當下秀清便倚老賣老。直捷爽快。地派了個人去。到北王府裏指名說是要那紅鸞。可憐韋昌輝他簡直如同驚弓之鳥。一般東王說往東。他決不敢往西。只見他兀是硬了硬頭皮。把愛妾紅鸞雙手奉獻出來。交給東府。這們一來。徒然教北王和東王多結了一重冤讎。那侯謙芳却依然失望。你道爲何。原來東王得了紅鸞。便把他留下。歸自己享受。侯謙芳空自出了這們一個主意。結果却是損人不利己。真個所謂齊固失矣。楚亦未爲得也。東楊北韋兩人之間也是合

當有事竟漸漸地互相水火起來。至於兩人結怨的原因概括交代一句。第一是因爲東王殺了石鳳魁，黃再興那黃再興便是北韋的人。這是兩人結怨的遠因。照應前文第二是東楊因爲水師譁變把北韋責了二十下。軍棍第三才是這一趟東楊指名向北韋要索侍妾紅鸞這兩項。算是兩人結怨的近因。可是倘若沒有傅美祥做炸藥的導火線時，事情還不致於爆發的。這樣快做書的交代過了那一樁再交代這一樁。話說太平天國因爲信奉宗教的關係，男女不准同居。此係太平天國失人心之一端，蓋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太平天國欲以強力抑制人情，宜乎民心渙散也。男歸男館，女歸女館。有一趟楊秀清和侯裕寬閒談，侯裕寬恭維秀清說：天朝婦女中間以天妹公主指旨爲第一美人，却早和王爺倆有了一手兒。世間豔福已被王爺一人占盡啦。秀清笑着搖頭道：你只知

其一不知其二。那天妹雖生的美貌，可惜兩廣籍的婦女生性剛強，沒有江浙婦女的柔媚。況且那天妹只是擅長武功，甚麼跑馬射箭是他的拿手好戲。如若講到文學，天妹就對付不了。他把拿筆桿兒看的比拿刀鎗劍戟要難十倍。所以天妹剛健有餘，婀娜不足。武藝有餘，文學不足。孤家在此刻最好是希望弄個能拿筆桿兒的女子來替孤家掌管機要。侯裕寬聽了，便又獻計道：這有何難？金陵自古爲帝王之都，山川靈秀，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女子。很有幾個有學問的娘兒們，好在此刻全城的娘兒們都在女館裏。而王爺只消假託說是特開女科，教女館裏的娘兒們各自報名應考。然後王爺拔擢個才女來做女狀元，接着便把這女狀元納之後宮管理。章奏王爺你瞧，咱這計較可好。楊秀清聽罷，連稱妙計。

偏偏又是侯裕

寬出的  
主意

當下更不怠慢真個傳下旨意去知照女館裏說要特開女科選拔真才古人說的好三代之下未有不好名者南京城裏的閨秀們雖在流離顛沛之際可是一聽說開女科了却也會爭先恐後價向東王府來報名應試

三代以下好名者猶不失爲端人其下焉者蠅營狗苟惟利是圖不惜以名殉利嗚呼自西洋功利主義流行民德日墜可不悲哉

秀清便奏

明天王把洪宣嬌派充主考都只爲開女科不能不派個女子做主考其實一應去取還是權操秀清不過將宣嬌充幌子罷了宣嬌讀書不多自然只居了個虛名至於簾官分校不能不借重有真才實學的何震川陳承瑤一千人於是擇定吉日舉行入闈那些出題放榜提覆監場的繁文縟節恕做書的不多敘述以節篇幅單表一甲第一名的卷子却也斐然可觀並不弱似男子三場文學不用說便是那首試帖也做的細膩熨帖

俊逸清新。試題是欸乃一聲山水綠。得山字。那狀元做的是。

欸聲聽未了。山水送孤帆。對面青如畫。回頭綠滿巖。半空餘嫋嫋。一帶認巉巉。舵尾澄流迥。峯腰旭照銜。青疑留古岸。翠欲上征衫。流響驚覺。

鴈濃陰鬱檜杉。一回之中曲調試帖錯雜其間有目不暇接之感

這本試卷經各房公認。足以大魁天下。才來薦給東王。當下楊秀清接在手中。翻將開來仔細看時。瞧見題目是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全章這本卷子上文章的大意。偏偏力闢難養之說。歷引古來賢女內助之功。歸結到太平天國男女視同一律。爲千古所未有。侯裕寬謙芳小人也。洪宣嬌傳善祥紅戀女子也。湊合以成自殘之局。故曰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作者恐讀者粗心讀過。故借試題特爲拈出。秀清看了也大爲激賞。於是決定取了一甲一名狀元。及第等寫榜時。拆開彌封看時。才知道狀元姓傅名善祥。是

天京本處人氏第二名姓鍾第三名姓林和我書中並無關係便把他們省略了單交代傅善祥世居金陵父親傅槐是清朝的一位飽學秀才膝下並無子嗣單生這一位千金小姐當然珍同拱璧一般那傅槐因爲鄉試了七八趟始終不曾中得所以便絕意仕進一心一意的在家課讀女兒虧得善祥生性聰慧過目不忘經史子集無書不覽詩詞歌賦件件皆能一時有女才子之目長成以後不但才色雙絕而且還機警過人聰明絕頂爲後文脫身虎口伏筆可是英華外露易遭天忌及笄之年父母便相繼下世依賴着族中伯叔輩將他撫養着太平天國二年二月裏金陵城破善祥隨衆入居女館目擊婦女們流離淒楚發爲吟詠哀然成冊可是詩中不敢明言只得效那李玉溪的西崑體把血淚文章寓在遊仙和香奩這一類

詩。中。在。女。館。中。一。年。所。做。的。詩。簡。直。可。以。刻。部。專。集。端。只。爲。我。篇。幅。有。限。  
不。能。夠。全。抄。然。而。事。出。兩。難。倘。若。一。古。腦。兒。都。割。愛。了。做。書。的。結。習。難。忘。  
又。覺。得。是。有。些。不。忍。只。得。摘。錄。些。斷。句。好。教。讀。者。們。窺。豹。一。斑。單。表。太。平。  
軍。因。爲。廣。西。婦。女。大。都。天。足。所。以。最。恨。那。南。京。娘。兒。們。金。蓮。貼。地。便。借。端。  
加。以。楚。辱。教。他。們。挖。濠。溝。挑。磚。瓦。禮。拜。日。又。耍。他。們。聽。講。道。理。善。祥。傷。心。  
之。餘。便。賦。詩。道。朝。暉。隱。得。逗。簷。端。絳。幘。雞。人。促。曉。餐。驚。起。睡。魔。呼。去。去。歸。  
來。仙。步。惜。姍。姍。蝦。蟆。座。上。聞。新。法。罵得蟋。蟀。燈。前。憶。舊。歡。來。日。鴻。溝。還。有。  
約。挖壕溝也而竟寫得如是雅馴暫。謀。將。息。到。更。闌。又。瞧。見。太。平。軍。的。官。吏。大。都。來。自。田。間。  
善。祥。不。免。又。賦。詩。諷。刺。他。們。道。燕。子。紅。襟。矜。寵。貴。鵝。兒。黃。帕。助。嬌。羞。居。然。  
小。婢。稱。如。願。有。大。佳。人。號。莫。愁。又。這。一。趟。開。女。科。善。祥。在。入。闈。之。前。也。吟。



了。一。首。七。律。其。中。兩。聯。偶。句。對。仗。甚。工。原。來。便。是。絕。少。君。苗。焚。硯。志。翻。同。  
臣。朔。上。書。時。文。章。豈。爲。科。名。設。氣。節。都。因。衣。食。移。四。句。看是開文却爲伏筆蓋  
作者信手拈來盡成妙  
也。列。位。瞧。瞧。這。傳。善。祥。的。胸。襟。從。零。章。斷。句。之。中。約。略。也。可。以。瞧。的。出。來。  
可。見。他。中。女。科。狀。元。倒。也。是。實。至。名。歸。並。非。微。倖。榜。發。以。後。秀。清。吩。咐。三。  
鼎。甲。花。冠。錦。服。騎。馬。遊。街。老。百。姓。們。因。爲。這。是。曠。古。盛。典。滿。清。二。百。多。年。  
可。沒。有。開。過。女。科。因。此。萬。人。空。巷。爭。着。要。見。一。見。女。狀。元。的。顏。色。熙。熙。攘。  
攘。却。也。顯。出。一。派。昇。平。氣。象。然。而。天。下。事。禍。福。原。是。互。相。倚。伏。着。的。塞。翁。  
得。馬。又。安。知。非。禍。傅。善。祥。如。若。埋。沒。在。那。女。館。羣。雌。粥。粥。之。中。無。人。注。目。  
到。他。安。穩。度。日。未。嘗。不。是。一。輩。子。庸。福。然。而。老。天。又。放。不。過。他。這。會。子。偏。  
偏。中。起。甚。麼。女。狀。元。來。東。王。又。特。別。的。寵。了。他。自。古。道。蛾。眉。見。嫉。自。然。便。

有人欲得傅善祥而甘心了欲知傅善祥性命如何且闕下文

評曰文人結習最所難忘作者少耽吟詠詩詞駢文皆足自張一軍小說特其餘技不佞三十以前亦復耽吟成癖此則讀吾昔日所爲文言小說者類能道之舊小說中詩詞最多當推花月痕不佞嘗效其體爲刻骨相思記然而花月一書過於堆砌不免有針線痕迹必如本書之偶一爲之插入些須詩詞帖括而能不令讀者生厭乃成高手此爲有目所共賞絕非不佞標榜之論也

劉邦馬上得天下不能卽馬上治之也太平天國定鼎金陵開科取士乃偃武修文之兆固不特潤色鴻業粉堊承平已也至於破例特開女科尤足令千古裙釵一齊吐氣鏡花緣所記出諸嚮壁虛構不

若本書之稿有事實獨惜太平享國僅有一紀倘得假以時日洪楊成就甯復止此擲筆一嘆

## 第七十七回

鬥角鉤心兩雌爭愛寵

焚琴煮鶴諸將掠嬌娃

話說傅善祥中了女狀元初起秀清不過給他一個中團團帥的官職怎樣謂之中團團帥呢我亦欲問原來女館之中以二萬名女子組織成一團團帥便是統帶這一團人好似旱營中以一萬二千五百人謂之一軍統帶的便謂之軍帥一般太平軍以軍法部勒民衆固深合於現代以所謂記律化這團帥直接可以向東府稟報軍國大事然而揭開天窗說亮話楊秀清那裏是愛甚麼傅善祥的才

學老實說才字底下還得添上一個色字因此不多幾時秀清奏明了天王把善祥拔充東殿女侍史掌管一應文書從此善祥便由女館移入東王府真個是侯門一入深如海善祥在這種環境支配之下那裏會有反抗的能力可憐善祥名爲是東府女官實際上却被秀清點污了清白以妾媵視之了秀清可殺秀清又晉封善祥爲恩賞丞相三千寵愛在一身東府的大權便都歸善祥賞握連天妹洪宣嬌也比他不上常言道人怕出名豬怕胖善祥權勢太盛了自然容易招人嫉妒第一個便是洪宣嬌那時節宣嬌兼任女館稽查那宣嬌雖然是個三縷梳頭兩截穿衣的女子然而性情習慣完全和男子相同倘若女館中有人犯了法宣嬌輕則杖責重則斬首一點不留情面偏偏遇着善祥生長在江浙山水溫柔之地自

忖。也。是。個。女。子。所。謂。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因。此。凡。於。是。女。子。犯。了。法。他。可。救。沒。有。不。救。和。宣。嬌。不。但。共。事。東。王。不。無。酸。素。作。用。而。且。剛。柔。迥。異。更。發。生。了。正。面。的。衝。突。那。宣。嬌。自。仗。是。天。王。之。妹。西。王。之。妻。又。是。東。王。的。膩。友。區。區。一。個。初。出。茅。廬。的。小。丫。頭。那。裏。在。他。眼。裏。然。而。一。瞧。那。女。館。裏。時。却。十。幾。萬。人。人。都。和。善。祥。要。好。而。且。又。人。人。都。在。背。地。裏。咒。罵。着。說。他。暴。戾。再。一。瞧。東。府。裏。時。只。見。秀。清。整。日。價。陪。伴。着。善。祥。形。影。不。離。有。時。宣。嬌。偶。然。到。東。府。裏。去。秀。清。反。待。理。不。理。的。宣。嬌。這。一。氣。便。非。同。小。可。便。和。手。下。就。是。西。王。府。的。文。武。職。官。們。商。量。手。下。的。人。見。他。悶。悶。不。樂。便。用。言。語。去。解。勸。他。道。天。妹。你。是。天。潢。貴。冑。犯。不。着。和。這。種。賤。丫。頭。夫。爭。風。吃。醋。好。便。罷。不。好。的。你。天。妹。便。親。自。動。手。把。這。丫。頭。揍。上。一。頓。便。是。東。王。得。了。消。

息來救援時這丫頭眼前虧却已吃定了也可以發洩胸中一口惡氣大  
妹你瞧這計較可使得宣嬌聽了深以爲然他是個霹靂火箭價的豪爽  
人想着了主意是一時一刻也耐不住的當下便結束結束將一口寶劍  
暗藏在身上了風馳電掣價便來到東府找傅善祥算帳

宣嬌大有水滸傳  
中黑旋風氣派

誰想四下一找時秀清善祥兩個人却不見了一雙宣嬌知道東府裏是  
有一間密室的便是自己第一次失身於秀清的那間屋子

照應前文一  
筆搖曳有致

裏床枕齊備衾褥俱全秀清躲進密室分明又在和那丫頭追歡取樂啦

想到這裏丹田裏便冒起一股酸氣來

因係吃醋  
故曰酸氣

真個是怒從心上起惡向

膽邊生更不怠慢便找到那間密室裏來誰知室門偏有衛兵把守着攔  
住了宣嬌道東王有旨不論是誰一律不許闖將進去宣嬌一口咬定秀

清是和善祥一同在裏面爲下文翻騰作勢便向地下啐了一口唾沫道不要臉的

狗男女連秀清也罵在內青天白日却在幹這個勾當然則卿密室譴責其時獨非清天白日乎當下不由

分說劈手便賞了那衛兵一掌把衛兵打的顛出去有四五尺開外宣嬌

戟着手指罵道我們同是天父的子女那個狗頭膽敢離間我們手足宣

嬌一掌手既已打退了守兵跟手便斬關直入說時遲那時快瞧見楊秀

清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兀是斜倚在榻上正閉着雙目養神咧然而却又

不見傅善祥的影子只見一個俊俏男人馬爬着在秀清足後正掄起了

一對美人拳在替秀清搥膀不言龍陽而龍陽躍然紙上另外榻沿上却坐着個婦人略

有六七分姿色正拿了個蠅拂子在秀清週圍拂着宣嬌認得親切這男

子不是別人正是侯裕寬拿蠅拂的婦人便是當初蕭朝貴替他們主婚

裕寬的髮妻

夫婦同以色事東楊列位

讀者今天宣嬌是特地尋衅而來的他一團怒

火不得發洩的對象是不容易平息下去的孔子說的不遷怒恐怕除掉

孔二先生他自己以外是沒有人能彀辦到的咧因此宣嬌找不着善祥

便把一口毒氣都呵在秀清身上不過找秀清廝鬧也須有了題目善祥

不在跟前俟裕寬夫妻便是眼前的好題目況且以前裕寬在蕭朝貴身

邊的時候宣嬌早就不嫌於他那一番做了鑽套來誘騙人失節知道也

是裕寬的詭計便沒有今天這一局洪宣嬌也早已把俟裕寬恨得牙癢

癢地的了湊巧今天冤家路窄劈面相逢舊怨新讎便迸在一處發作起

來無明火霎時冒穿了天靈蓋搶上一步指着秀清冷笑道東王你好吓

你好秀清還沒答話偏偏又是裕寬多嘴起來他瞧見宣嬌面色不善自



仗是個聰明人，以爲準。是和善祥吃醋而來的，便一半替秀清辯護，一半却帶着勸解。宣嬌侃侃說道：「天妹休得生氣。那姓傅的女丞相、王爺，不過是一時高興，好似玩甚麼骨董般，將他多玩一會罷了。至於天妹，你是金枝玉葉，和王爺又是共過患難的兄妹，天長地久，不能和平常人相比。天妹，你諸事得看破些，免得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子生起口舌來，給百姓們笑話……這會子宣嬌一來呢，一口毒氣要在裕寬身上發洩。二來呢，大凡吃醋的女人，最怕人當面揭他的痛瘡疤，說穿他的吃醋。如今聽侯裕寬話裏有因，明明是編派自己說此來，是找傅善祥吃醋的聽了此言，心下越發如同火上添油，也就顧不得裕寬的臉面了。便扭轉纖腰，伸出隻右手的食指來，指着裕寬柳眉倒豎，杏眼圓睜，說道：「好吓東王，一切爲

非作歹都是你這兔子作成他的

索性呼之曰兔裕寬醜極

以前在西王跟前是咱把手

提得高了些才讓你有今天否則滿清的官場咱們喚他做妖像你那樣

男不男女不女才是真妖咱在當初早就該把你宰了咱既開恩不殺你

你就該知道改過自新無論如何你如今總是堂堂的一位尙書啦大小

總是個官兒却還是偷食貓兒性不改依舊奉承東王幹那種醜勾當賠

了自己身體不算還弄個女人出來你自己想想醜不醜

果然醜極

咱且問你

你自己餘桃斷袖不算又獻出你老婆來夫妻倆共同蠱惑東王壞法亂

紀玷辱官箴你自己說說該當何罪……宣嬌越說越氣說到此處只聽

一聲響亮早從衷衣裏製出一柄青鋒來不管三七二十一使了一個五

雷蓋頂的架式直取侯裕寬腦袋

嚇殺○宣嬌動機本係酸素作用然而一大段罵侯裕寬的言語却如漁陽三搥痛快之至

不

但侯裕寬嚇得雙手抱頭滾向裏床。只是喊王爺救我。便是楊秀清此時也嚇的靈飛魄散。忙不迭爬到這一頭來。將身子一仰遮住了侯裕寬道。天妹要殺殺了孤家吧。至於侯裕寬請天妹瞧在孤家面上饒他一命……列位讀者那侯裕寬雖是多行不義。然而此時惡貫尙未滿盈。直到後來因爲有個指揮官叫做羅大封的在山東曹州地方降了清軍。把統帥曾立昌逼死。後來這羅大封又逃回天京。把金帛去賄贈了侯裕寬。改姓名叫做黃昌漢。裕寬受了他的金帛。便朦蔽東王封爲侯爵。事情敗露。恰值他堂兄侯謙芳借着克復武昌的機會。在東府攬權。將不相干的人。屬入保案。朦奏得官。也被東王查實。便將侯裕寬謙芳兄弟一同正法。裕寬到那個時候才死。隨手了結二侯蓋應經濟處絕不肯浪費筆墨也這會子却還命不該絕。所以洪宣

嬌兀是長嘆一聲道權且把腦袋寄出他脖子上吧說罷把手中寶劍向地下一擲誰知不偏不倚却擲在裕寬妻子金蓮小足上哎喲了一聲鮮血四濺把那婆娘痛倒在地上餘音宣嬌却也顧不得許多氣憤憤價大踏步便走出了東府事有湊巧宣嬌步出府門正要上馬恰值傅善祥奉秀清之命到女館中公幹這時業已公畢便坐着轎子前呼後擁回東府而來官嬌兒善祥不得至此始將云處兩下裏一個兒出去一個兒進來便在府門跟前打了個照面這叫做不見猶可一見時宛如鳥眼雞遇見了蜈蚣般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宣嬌懊悔適才不應把劍寶丟了以致這會子手無寸鐵可是沒有寶劍便罷了不成一寶劍耳而起伏自然他絕不肯輕易便放過了傅善祥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洪宣嬌一個箭步便躡到了善祥

跟。前。霹。拍。兩。聲。善。祥。桃。腮。杏。臉。上。便。已。着。了。宣。嬌。兩。掌。又。聽。那。宣。嬌。喃。喃。地。罵。道。你。這。妖。婢。不。知。那。裏。學。來。的。邪。術。來。蠱。惑。東。王。弄。權。納。賄。有。朝。一。日。總。教。你。這。妖。婢。死。在。我。宣。嬌。手。裏。……依。宣。嬌。的。性。子。巴。不。得。一。口。使。要。把。善。祥。吞。進。腹。中。去。幸。虧。東。府。裏。人。多。搶。着。便。把。善。祥。救。了。下。來。保。護。着。他。逃。回。內。室。才。算。不。曾。送。了。性。命。再。說。傅。善。祥。回。到。裏。邊。他。痛。定。思。痛。自。忖。生。平。從。未。受。過。這。般。羞。辱。今。天。當。着。千。人。百。眼。吃。了。兩。下。耳。刮。子。把。臉。面。幾。乎。削。盡。了。一。肚。子。含。冤。負。屈。便。都。變。做。了。眼。淚。撐。不。住。嚎。啕。哭。痛。楊。秀。清。得。了。消。息。趕。着。來。安。慰。善。祥。教。他。休。得。悲。傷。然。而。一。時。間。又。那。裏。勸。得。住。直。哭。的。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秀。清。陪。了。無。數。小。心。才。算。把。善。祥。勸。的。快。活。了。從。此。不。但。善。祥。和。宣。嬌。結。下。海。樣。冤。讎。便。是。秀。清。瞧。見。宣。嬌。醋。

性。這。們。重。心。下。也。深。爲。不。滿。善。祥。咬。牙。切。齒。定。要。報。這。一。擱。之。仇。第。一。步。便。慫。恿。秀。清。解。除。宣。嬌。糾。察。女。館。的。職。權。宣。嬌。却。也。不。肯。示。弱。使。向。天。王。哭。訴。天。王。一。道。旨。意。說。是。東。王。楊。秀。清。着。毋。庸。兼。管。女。館。事。宜。遺。缺。派。蒙。得。恩。接。署。說。起。這。蒙。得。恩。却。也。和。秀。清。有。些。嫌。隙。並。且。背。着。人。把。善。祥。也。罵。得。體。無。完。膚。你。道。爲。何。原。來。這。蒙。得。恩。本。是。服。侍。天。王。的。小。廝。不。過。其。時。實。權。都。操。諸。東。府。得。恩。偷。使。不。拍。上。東。王。的。馬。屁。休。想。有。官。做。權。傾。人。主。秀。清。有。取。道。死。之。因。此。得。恩。千。方。百。計。要。來。巴。結。東。王。誰。知。嫌。隙。便。因。巴。結。而。起。原。來。得。恩。訓。練。成。一。班。歌。舞。的。女。孩。子。來。獻。給。東。王。善。祥。却。怕。被。這。些。女。孩。子。奪。了。他。的。寵。愛。所。以。便。在。東。王。面。進。讒。道。蒙。得。恩。的。女。孩。子。全。是。向。民。間。搶。掠。得。來。的。所。以。邊。在。歌。舞。邊。却。一。個。個。淚。承。於。睫。說。句。不。知。忌。諱。的。話。

眞是不祥得很。秀清聽了這話，便把那班歌舞女孩子們一律解散。又叫得恩來罵了一頓。你想得恩求榮反辱，那有不怨恨秀清之理。仔細一打聽，才知道是善祥使的詭計。自然連善祥也一併懷恨在內。如今天王教他接替女館，得了報讎的機會。頓時使小人得志，拔下鷄毛當令箭。一進女館，立刻便把善祥庇護的人打咧罵咧着實挫辱了一番。算是給善祥瞧的下馬威。有揀選那美貌的館中女子，分別獻與王侯們爲巴結。以後的地步，這個消息被善祥打聽着了，便好似做文章找着了題目般。將蒙得恩種種不法情形，盡量稟了秀清。秀清也自勃然大怒。善祥又婉轉地稟道：當此國家財政困窮，凡百政費可省則省。可是女館一項，便須日費萬錢。徒然供奸人們假借了要恩固寵。正是何苦來。況且離人骨肉上干。

天怒有百害而無一利。倒不如直捷爽快。把女館解散。有家屬的。讓他們回去團聚。沒有家屬的。便准予擇配成親。既可以替國家節省些財力。又可以絕奸人覬覦之念。利莫大焉。善祥動機雖係因修私怨而起。然其所持理由自是頗撲不破。秀清便依言奏聞。天王天王雖想庇護得恩和宣嬌。可是理性上講。不過秀清只得准奏。秀清便下令把女館解散。並將善後事宜付與善祥全權辦理。讀者們想都已知道。善祥和宣嬌二人好似弈棋一般。初起是善祥下了一子。奪了宣嬌的權。宣嬌還敬一子。連秀清的權都削了。全交給蒙得恩。如今善祥又下了一子。索性把女館解散。那發遣擇配之權。却抓在自己手裏。這一盤棋。便算是善祥大獲全勝。然而宣嬌怎肯就此罷休。給善祥占了最後一次的面子。去他心頭盤算。常言道無毒不丈夫。到此地步。不得不用。



辣手了。眉頭一縐。計上心來。便把沒有妻室的將領們。不論官職大小。一古腦兒都傳到了西王府裏。宣嬌兒人齊了。便開言道。列位可知道。天王有恩典下來。凡是尙未成家的弟兄們。准許到女館中去。各自挑選妻子。只不過這恩典。却被東王把持着。偏偏教個小丫頭。叫甚麼傅善祥的。管這件事兒。明明不肯給列位挑人。列位出生入死。幫着天王得了天下。到頭來。連個老婆都掙不到手。這不是太冤嗎。所以天王授意教咱來通知列位。倘若要挑人做老婆的。說法便請列位各自帶了弟兄們。直接上女館挑去。如若那賤丫頭牙齒縫裏。敢迸出半個不字來。時列位不必客氣。儘管把那賤丫頭結實的揍。也不怕他不軟下來。列位如若怕揍出事來。天王跟前有我。耽待列位放大膽子。幹去便了……那些將弁們。頭腦簡

單信以爲眞便是你天妹不說這句話他們尙且要姦淫擄掠無所不爲。咧如今經宣嬌一吩咐他們還有那個不願意這樣去幹一次的嗎當下便都回去點了士兵帶領着發一聲吶喊浩浩蕩蕩殺奔女館而來一時間不約而同便有幾千名將弁來女館裏挑人挑定了搶了便跑如入無人之境傳善祥手無縛雞之力如何要的過他們可憐這一場浩劫起因於醋海波濤却冤苦了女館裏的婦女們好端端被人搶掠回去性急的趁着還不曾搶出門口便一頭撞去在館中尋了個死有幾個搶得去的不願意時也就投繯跳井服毒吞金各尋自盡總共死了有幾千人老百姓們不知道這條毒計是宣嬌出的還以爲東王不應該解散女館以致於鬧出這種大亂子來再說楊秀清得知消息直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

怒。生。煙。便。想。把。那。搶。掠。女。人。的。將。弁。們。不。論。是。誰。一。古。腦。兒。都。捉。來。正。法。  
正。在。硬。逼。着。陳。承。塔。擬。稿。下。命。令。時。只。聽。得。南。京。城。外。喊。殺。連。天。便。有。看。  
守。城。門。的。部。將。慌。慌。張。張。前。來。告。稟。道。啓。稟。王。爺。那。清。兵。如。潮。水。一。般。此。  
刻。已。是。把。我。們。天。京。圍。的。水。洩。不。通。了。秀。清。聽。了。沒。奈。何。只。得。把。女。館。的。  
事。情。暫。時。攔。起。算。是。造。化。了。搶。人。的。將。弁。們。不。致。於。全。數。做。了。刀。頭。之。鬼。  
當。下。秀。清。便。吩。咐。部。將。好。生。看。守。城。池。說。是。水。來。土。掩。兵。來。將。擋。孤。家。自。  
有。方。法。管。教。殺。的。他。們。片。甲。不。回。你。等。不。必。驚。慌。部。將。們。領。命。各。自。回。到。  
城。上。盡。力。守。禦。不。提。單。表。秀。清。聽。說。清。兵。圍。城。面。上。雖。然。鎮。靜。肚。子。裏。也。  
兀。是。放。心。不。下。當。下。便。排。齊。道。子。前。呼。後。擁。親。自。到。敵。樓。下。來。覘。城。外。清。  
兵。的。虛。實。那。知。不。看。猶。可。一。看。時。只。見。旌。旗。密。布。劍。戟。成。林。原。來。清。兵。不。

止。一。路。不。過。別。人。統。帶。的。都。不。在。秀。清。心。上。就。祇。從。廣。西。起。馬。經。過。長。沙。武。昌。始。終。追。趕。着。太。平。軍。轉。戰。千。里。和。太。平。軍。做。定。了。對。頭。棄。而。不。捨。廣。西。提。督。向。榮。的。兵。馬。十。分。了。得。自第五十六回以後此公久不出現矣乃於本回又舊雨重逢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獨惜此公去死不遠耳。欲。知。楊。秀。清。和。那。向。榮。交。戰。情。形。且。閱。下。文。

評曰：太平天國之亡，亡於楊韋構難同室操戈。則作者欲寫天國之亡，當先寫楊韋交惡。然而楊韋交惡有遠因，亦有近因。作者均須一一鋪敘。且其間更雜以洪宣嬌傳善祥兩女性之交惡。蓋洪傳交惡在韋楊未構難前，已門角鉤心，暗中互相齟齬者久矣。作者尤不能掛一漏萬，棄之不書。故欲敘東北兩王互相殘殺，乃覺萬緒千頭，有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之概。今作者舉重若輕，絡繹來寫，有條

不。索。於。應。用。力。之。處。絕。不。偷。懶。於。應。輕。描。淡。寫。之。處。絕。不。鋪。張。繁。簡。得。宜。而。後。頭。緒。雖。多。讀。者。不。費。腦。力。以。迄。太。平。天。國。之。亡。有。羣。山。萬。壑。赴。荆。門。之。妙。若。今。庸。手。爲。之。將。如。治。絲。益。紊。小。說。雖。小。道。夫。豈。易。言。哉。

## 第七十八回

鎮江城陳玉成借兵 丹陽道張嘉祥敗績

話。說。楊。秀。清。瞧。那。清。兵。打。着。向。榮。的。旗。號。暗。忖。這。老。頭。兒。的。毅。力。倒。着。實。可。佩。想。他。在。我。們。太。平。軍。手。裏。也。不。知。吃。了。多。少。回。敗。仗。常。言。道。敗。軍。之。將。不。敢。言。戰。惟。有。這。老。頭。兒。却。兀。是。敗。不。怕。從。桂。林。起。追。着。我。們。一。路。裏。

棄而不捨。追到長沙。追到武昌。這一趨。索性追到南京。來了。想我們若是不能把他和張嘉祥翁堵。倆殺退往後。我們天京還有高枕之日嗎……

楊秀清想到這裏。心頭覺得微微一震。回去便想把聲色之好一概屏棄。專心壹志。來對付向榮。楊秀清縱情聲色。卒至鑄成大錯。至若舉旗斬將。亦自不弱。不得以其陰狠而少之也。所以秀清從敵

樓上走了下來。回到東王府裏。便吩咐擊鼓。掌號。傳集大小將領。聽點。再表。這個時候。翼王石達開奉命鎮守湖北。北王韋昌輝帶兵出征江西。所有舊時大將。都給石韋二人奏調。隨軍在外。石韋踪迹在此。暗點省却不少筆墨。在京大將就

祇燕王秦日綱。然而負着禁衛大內的重任。不宜輕離。秀清因爲缺乏將才。所以預先向安徽把李秀成調回。此刻東王跟前。便算是陳玉成和李秀成兩個。是太平軍中後起之秀。也就是東王的哼哈二將。表過不提。却

說秀清升坐帳中。諸將參見已畢。秀清舉目向帳下看時。見左首爲頭的。便是陳玉成。英姿颯爽。挺腰突肚。站在那裏。威風凜凜。果然是員驍將。右邊李秀成。却不然。才華內斂。兀是默默無言。好似老師宿儒。一般文縷。縷地也不像是個武將。秀清心頭怙悒。今天把動和靜兩樁任務分派給陳李二人。於他們的個性上。真所謂因才使用。再配稱也。沒有便拔了一枝箭道。陳玉成聽令。陳玉成更不怠慢。走出班來。向着上頭躬身施禮。道。末將在秀清道。命你少帶人馬。如此這般。不得有誤。第一路暗寫如何支使偏不即說出。陳玉成道。聲得令。自去披掛上馬。不提這裏單表。秀清又吩咐李秀成道。命你帶領本部人馬出城迎戰。頭三天只准敗。不准勝。第四天巳末午初。瞧見清兵大營火起。你便須并力截殺。解了天京之圍。准勝。不准敗。敗了便

須軍法從事。第一路用明寫筆墨便不呆板李秀成也領命而去。話分兩頭。如今交代清營。

裏面向榮連破南京城外太平軍所築的堡壘十餘座。揮兵直逼城垣。下寨一聲號炮。便把南京城團團圍困。圍的水洩不通。這一日不見城中出戰。清兵空自叫罵了一陣。直到傍晚才有兵丁來報說從南京城裏衝殺

出十幾騎人馬來爲頭的一位少年將軍。雙目下有兩個黑點的。又將玉成狀貌

一點暗逗下文這人善使一柄爛銀鎗。使的神出鬼沒。等閒近不得他的身體。現

已衝進我軍營壘。請大人的示定奪。向榮忙教張嘉祥前去接戰。誰知張嘉祥披掛上馬來。至城濠邊時。却不見所說少年將軍的蹤迹。張嘉祥問那報信的兵士時。那兵士便說。使鎗的少年衝破了我們營壘。並不戀戰。徑自往東而去。他手下帶的十幾騎馬。被我們殺了一小半。逃去的不到



十個人

寫陳玉成從清兵眼光中看出有神龍天矯不可捉摸之勢

張嘉祥聽了笑道這分明是楊秀清知

道抵敵我們翁壻不住所以派人不知到那一路頒救兵去啦其實不論你那一路兵馬不來則已一來了時管教你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殺的你們片甲不回那時才知道我張嘉祥的利害

那料張嘉祥也只猜着了一半也

不表張嘉祥回營覆命却說一宵易過已到來朝只見城中衝出一彪軍馬來爲頭一員大將便是李秀成橫刀躍馬來向清營討戰清營中依舊是張嘉祥上前迎着兩騎馬便接住廝殺起來戰了幾十個回合李秀成招架不住使虛晃一刀跳出圈子引軍退回本陣城中望見自己人敗了下來便忙着放下吊橋接應李秀成回城張嘉祥如何肯歇喊一聲往那裏走便催動三軍掩殺過來誰知李秀成馬快早已三脚兩步上了吊橋

等張嘉祥趕到時李秀成業已進了城關城上又把吊橋高高拽起了張嘉祥追到城壕邊祇幾個脚慢的太平軍來不及退上吊橋的被張嘉祥一刀一個結果了性命那張嘉祥因爲沒有追着李秀成心懷着忿當下便虎吼了一聲指揮軍士們架起雲梯攻打城池誰知城頭上箭如飛蝗一般連站都站不住別說架雲梯了只得也鳴金收軍第二天太平軍又來討戰張嘉祥出營觀看原來還是那昨天的李秀成胸中便有些瞧不起太平軍了只冷笑了一聲更不答話上前掄刀便礮兩人便動起手來說也可怪張李二人廝殺的結果和昨天竟是一個印版裏印出來相似依舊是太平軍戰敗張嘉祥不高興當下拍馬追趕誰知依舊被飛蝗般的箭射回一連兩天都是如此張嘉祥心下便把李秀成看的一文不

值以爲第三天那李秀成總不見得會再來啦誰知到了辰光向陣前瞧時討戰的却還是那李秀成張嘉祥又好氣又好笑便指着李秀成罵道你這人好不要臉一連兩天敗在咱老子手中戰不到一百個回合你又撥轉馬頭逃回你城中烏龜窠裏去啦今天倒虧你還會有這副嘴臉來向咱老子討戰李秀成笑道祇一笑字便見得是詐敗惜乎張嘉祥粗人見不及此勝敗乃兵家常事你別倚仗着本領高強門縫裏瞧人把人都給瞧扁了我且問你的岳丈向榮不也是咱們東王手中的敗將嗎怎麼倒也有這副嘴臉一路裏追趕我們從桂林追起追到長沙又追到武昌今兒索性追到南京來了依你說你的岳丈便是第一個不要臉李秀成一席話說的張嘉祥頓口無言良久才勉強笑道打仗的事情全仗實力須不是用口舌可以取勝的

你們東王如若好漢的說話，便該親自出陣。兩下裏大家拚一個你死我活，便是打敗仗也。打的痛快些，強如派你這們一個膿包來到陣前獻

醜呢。張嘉祥至此驕蹇之態，不可嚮邇，然而驕者必敗，後文之走丹陽於此蓋已稍露端緒也。李秀成道：好我一個人的本領高

低和兩軍勝負無關。我雖然接連兩天戰敗在你手中，然而我們東王駕

前猛將如雲，謀臣似雨，諒你們丈人女婿倆也不敢猖獗。你如若定要在

我們東王跟前領死時，我回去好拜上東王，明天決定由東王千歲親自

出陣和你那丈人向榮老狗決一雌雄……李秀成和張嘉祥在陣前約

好了來朝決戰。這一天兩人便不曾交手。城上鳴起金來，張嘉祥日送李

秀成慢條廝理，價指揮本部人馬緩緩地打從吊橋上回城而去。三日詳敗

用筆奇詭之至過了一天，張嘉祥以爲還是和頭幾天一樣，城中出戰該在末正

所以巳末午初清兵營裏正在埋鍋造飯還不會熟時忽聽得南京城裏炮聲隆隆不絕接着喊殺連天好似有千軍萬馬將要掩殺過來的一般張嘉祥慌忙披掛上馬出得營門抬頭瞻望果然見那太平軍漫山遍地而來爲頭的一員大將正在併力把清兵截殺刀鋒起處人頭滾滾鮮血直噴張嘉祥遠遠價望見這人武藝高強定然不是無名小卒及至把這人面貌瞧清楚了時哎喲兩字便脫口而出原來千不是萬不是偏偏就是自己手裏敗軍軍將的李秀成不過今天李秀成一柄大刀使的五花八門教人瞧得眼花撩亂和前幾天判若兩人這其中定然有甚蹊蹺況且昨天約定楊秀清今兒親自出戰怎麼這會子不見楊秀清的影子分明是太平軍在使甚麼詭計惜乎此時察之已晚張嘉祥他正想極力思索誰料李

秀成已是殺到了跟前再沒有時間可以容許張嘉祥從容思考只得也舞動兵器上前迎戰不過他還想和李秀成答話可怪那李秀成兀是如啞吧一般憑你如何問他他只是給你一個不瞅不睬況且李秀成手中的刀又是絲毫不肯放鬆簡直只揀張嘉祥要害之處砍來要是張嘉祥分一分心準得吃李秀成一刀重則送回老家輕則亦非帶花不可

軍中  
術語

受驚謂  
之帶花

這一來可也惹起了張嘉祥的火來啦心想你這人好不講理難道說老子怕你不成當上便也使展出平生的絕技來和李秀成你來我往殺做一團列位讀者他倆今天這一場廝殺和頭兩天不同都只爲兩人一齊懷着必死之心真個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直殺的天昏地暗鬼哭神嚎再說做書的一枝筆不能交代幾方面的事只得丟下兩人回頭

交代太平天國東王楊秀清因者這一次戰爭關係兩軍生死存亡所以等李秀成接住張嘉祥廝殺時他自己督率了大隊人馬繞道來攻清兵的大營第一步便把通濟門外七甕橋這要隘奪了過來向榮因爲張嘉祥已被李秀成牽制住不能回兵救應只得親自出馬來奪那七甕橋果然向榮是個名重一時的老將太平軍中人人懼怕個個耽心一見他來到便發一聲喊把七甕橋拋棄了欲擒故縱文情至此一宕簇擁着秀清自回通濟門逃生向榮好不暢快便揮兵追殺想乘勝搶入城中做夢讀者們請記着清兵因爲太平軍聲勢浩大所以今天這一仗也傾全營的兵力上前接戰這一邊李張二人在廝殺那一邊向榮被秀清用調虎離山計引誘的離開了一晌倚之爲老巢的所謂江南大營清兵全部既在前敵那大營自

然特別空虛。祇賸下老弱殘兵。在那裏虛張聲勢。地守着說時。遲那時。快猛可裏從東邊。便是鎮江方面殺來。了一彪軍馬。掩入清軍大營。因爲無人阻攔。所以便在清軍營寨裏放起火來。霎時間。烈焰騰空。那天氣又值十分乾燥。眨一眨眼。四圍全是火中間。便變成了火海。二字新奇漫延的不可收拾。這一彪放火的軍馬爲頭一員大將。長身玉立。雙目下有黑痣。原來便是陳玉成。只因陳玉成奉了東王之命。殺出重圍。馳往鎮江。會見了太平天國派在鎮江的守將。叫做吳如孝的。依照東王所授錦囊妙計。約定了在某月某日。巳尾午初。引兵劫奪清兵大營。放火焚燒。果然清兵大營空虛。無人抵抗。容易地便得了手。把向張翁壻倆經營了許多時候的寨柵堡壘。燒成平地。再交代那在前敵的張嘉祥和向榮。無意之間。



回頭瞧見自己的老巢着了火連半月天都紅了那火勢定然不小只嚇得三鬼渺渺六魄悠悠幾乎在當場暈了過去那張嘉祥忙虛晃一刀回兵來救大營李秀成望見了火光暗暗佩服東王料事如神自然也不肯輕易收兵便在張嘉祥後面緊追不捨張嘉祥只得回身來依舊和李秀成苦戰更有向榮這一路望見了火光暗暗叫聲不好忙想收兵回去救火誰知不遲不早通濟門開處太平軍宛如潮水一般擁將城外而來口中只是叫道休要放走了那向榮老狗向榮知道已經中計也就不敢戀戰一邊招架一邊退着誰知退到半路上偏生又遇見了陳玉成原來已是燒了清營所以在向榮背後殺來攔住向榮退兵之路前後夾攻清兵大敗又值溧水金柱關一帶的太平軍先幾日得了東王約期夾攻的命

令此時也已和李秀成會合在一處將張嘉祥團團圍住那張嘉祥知道大營已失也無心再戰忙着殺出重圍找着了向榮保護着他收拾殘卒逃往丹陽而去可憐向榮經此刺激便因氣成疾醫治無效死在丹陽至於張嘉祥後來第二次被李秀成戰敗依舊退保丹陽到那時才力戰陣亡這些都是後話權且不表單說這場惡戰太平軍四路夾攻大獲全勝清兵走頭無路只恨爺娘不曾給他們背脊上長着翅膀以致不能飛出重圍直殺的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死了一萬多人幾個見機的早已棄械投降楊秀清等陳李把殘敵肅清才收兵回城百官得知消息紛往東王府稱賀秀清掀髯笑道這是諸將領勇敢善戰之功孤家不過因人成事罷了……秀清說時又反問百官道你們可知清兵所以大敗原因在那

裏百之中就祇李秀成可以對得這個答案。不過他怕挫了東王的興頭，所以也推說不知。秀清見大家異口同聲都說不知，便把腦袋打着圈兒得意。萬分價說道：清兵致命之傷，便是因爲向榮他所帶的兵馬原是廣西省裏的。照清朝的向例，軍餉該歸廣西巡撫發放。然而這老頭兒轉戰千里道途，遼遠廣西的餉糧怎樣解送到江南來，免不得伸出手去向當地的地方官要索。那些地方官一來因爲和我們天朝連年爭戰，委實窮得不可開交；二來地方官都是文官，不免守着有例不可破例的成語，不是說上頭公事沒有到，便是說你們印收還不會來。咬文嚼字不能說給就給，所以向榮的兵隊時常鬧着沒飯吃。你們想餓着肚子怎好打仗？這當然是今兒打敗仗的總原因。不過還祇第一層，其次更因爲孤家教李

秀成幾次三番詐敗。長了張嘉祥的驕氣。驕者必敗。這是一句古話。再其次。你們可知道孤家爲甚麼定要選擇時辰。在那巳未午初。便是因爲那個時候。他們還不會吃飯。可以殺他一個措手不及。這三重是他們的弱點。古人說的好物必自腐。而後虫生。向榮自取覆亡。孤家調兵遣將。不過會逢其適。豈能貪天之功。視爲己有。

作者無非借楊秀清口中總括將清兵致敗原因說一遍耳。非當時真有此事也。

……百官聽了歡聲雷動。按下不表。却說太平天國從此天京外無圍兵。城中百姓們安居樂業。顯出一派太平景象。然而內部裏却暗潮湧。岌岌不可終日。做書的免不得掉轉筆尖。從頭說起。原來楊秀清自從殺退清兵。解了天京之圍。越發的功高望重。便是天王也。諸事讓他三分。秀清心中一暢快。便大興土木。在東王府裏蓋起一座花園。來把傅善祥搬

到園中一間屋子叫做紫霞塢的去居住。好名色開出門去便見花木環互魚鳥駢羅。八個字抵得一篇小園賦那時善祥畢竟是個才女生平所嗜好的便是金石碑版鼎彝書畫其時因爲太平朝將領都是粗人生平就不知風雅爲何物見了這些骨董不是隨手拋棄毫不顧惜便是目爲妖物點上了火付之一炬自從傅善祥那們一提倡秀清因爲要博他喜悅因此便下令教部下盡力搜羅風氣才爲之一變善祥又性好吟詠然而獨學無友便覺得興緻索然況且唱和也得找幾個同好之士才覺有味可惜東王府裏第一個陳承璠雖是文人然而天生的是個辦公牘的材料那吟風弄月的勾當是生平所深惡的就祇那個何震川對於詩詞深有功夫善祥找不着人只得和他倆更迭唱和又因爲何震川年長便喚他做先生後來

連秀清也叫起他先生來了。東王府裏一提起先生兩字，沒有個人不知道。便是何震川決沒有旁人的一時流風所被。東府大門以內儼然有偃武修文的氣象。古人說的好，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傅善祥越得意，有一個人越心裏妒忌。這個人不問可知，就是天妹洪宣嬌。他既懷恨着善祥，惟一的洩憤方法，便是借天王的勢力去凌傅善祥。當下地便在天王面前說那善祥做的詩句裏面，如居然小婢稱如願，有大佳人號莫愁之類，是諷刺天王不通文墨，狗矢滿胸。天王聞語勃然大怒，便把東王召來告訴他，說賢弟你須要留心，着不要過分信任傅善祥。防這丫頭和清軍暗通消息，作清軍的間諜。加小女子以借大罪名，母乃殺鷄用牛刀乎。東王聽了，默然無語，退朝下來，便和何震川商議。何震川嘆了口氣，道：自古道女無美惡入宮見嫉，王

爺要保全善祥，切不可一味嬌慣。他須要稍稍加以裁抑，使那些不滿於善祥的人心裏暢快。一回天王跟前，便不致再有人去進讒言。天王如若再問起時，王爺也有話可講，便算是敷衍過天王的面子了。床第之間，須費如許心機，忮儷之道苦矣。秀清會意，當下便步入園中，徑向紫霞塢而來，也是合當有事，恰值善祥閒着沒事，却從僕婦手中投過一枝黃煙管來，在吸着消遣。無巧不成，書偏給秀清撞個正着。秀清正愁無詞加罪，瞧見善祥在吸黃煙，因為太平天國是嚴禁吸煙的，所以心中暗喜，如同做文章般找着了題目。咧當下不由得勃然作色，指着善祥罵道：「賤婢，你違犯天條，該當何罪？」善祥想不到芝麻般的小事，東王竟會認真起來的。正待分辯時，誰知秀清不由分說，已是召來了幾個衛兵，將善祥用繩索捆了起來。大煞風景。善祥嚇的

玉容失色。婉轉嬌啼。因爲太平天國定下的法律。如若違反了天條。便須處死。所以今天他怕秀清大義滅親。將自己明正典刑。那可不是頑的。欲知傳善祥性命能穀保全否。且闕下文。

評曰。太平朝從龍諸將。固自不弱。然而清軍中亦多健者。兩方功力。悉敵曾左李。無論矣。外此則一向榮統孤軍。轉戰千里。棄而不捨。亦豪傑之士也。此所以鐵公雞一劇盛行於民間。向大人張嘉祥之名。婦孺咸知。匪偶然也。

在清季。欲加人之罪。必曰是革命黨。軍閥柄政。時則國民黨員。亦成罪狀。今則共產黨三字。令人不寒而慄。每見有青年弱女子。亦在羅中。彌可嘆惋。讀本回天王謂傳善祥爲清軍間諜。一語而後。知欲加



之。罪。何。患。無。辭。古。今。人。固。如。出。一。轍。也。

## 第七十九回

天羅地網國舅設機關 走壁飛檐俠僧傳柬帖

話。說。楊。秀。清。因。為。要。數。衍。天。王。的。面。子。不。得。不。借。着。吸。黃。煙。的。那。件。事。把。傳。善。祥。問。成。罪。案。硬。着。頭。皮。判。他。枷。號。示。衆。說。是。為。違。犯。天。條。者。戒。列。位。讀。者。試。想。一。個。綺。羅。弱。質。一。旦。如。同。唱。那。玉。堂。春。般。蟪。蛄。香。頸。裏。套。上。了。那。個。牢。什。子。焉。有。不。以。眼。淚。洗。面。之。理。涉筆成趣傳。善。祥。一。肚。皮。冤。屈。且。不。必。說。便。是。那。楊。秀。清。玉。軟。香。溫。慣。了。的。驀。然。間。衾。寒。枕。冷。也。自。覺。得。度。日。如。年。這。一。天。楊。秀。清。踱。入。紫。霞。塢。只。見。牙。床。錦。帳。依。然。如。昨。只。是。妝。檯。之。上。

灰塵堆積有一二分厚。鳳去臺空。兀是像那恩愛夫妻。忽地中道裏。鴟絃摧折。賦了悼亡一般。這一種淒涼況味。非筆墨和言語所可形容。所以今天楊秀清對着香奩鏡匣。只是發怔。事有湊巧。忽見一個垂髻小婢。悄悄走近秀清身旁。雙手捧着獻上一件東西來。秀清接了看時。原來是一張花箋。疊成個方勝。小婢遞過了。便低聲說道。這是傅丞相教送與王爺的。秀清一聽說傅丞相便知道是傅善祥。所以忙不迭的打開觀看。只見花箋之上。淚迹斑斕。秀清看了不禁心裏一酸。當下便從頭念道。以上一段文字。淒豔

至之

素荷恩覆。無以報稱。簿書鞅掌。不敢自懈。緣欲驅遣睡魔。偶吸菸草。致干禁令。又荷矜原。不加死罪。感奮何如。原冀恩釋。有期再圖。後效詎意。

自獲罪以來。五中憂懼。神思愴怳。如失魂魄。貌茲孱弱。斷難久存。蒲柳之質。雖見宥於風霜。螻蟻之命。究莫保於旦暮。在臣妾猥以女流。忝叨異數。平章巾幗。宅揆綺羅。榮幸已極。死復何恨。但念未列妃嬪之隊。而寵逾粉黛。三千特膺宰輔之權。而報乏涓埃。萬一悵對玉葭。難倚託於今世。願求環草。當銜結於來生。

秀清念到此處。不禁滴下淚來。又怕給婢女們瞧見了。笑話。所以忙着用手拭去淚痕。接續看下去道。

金脫一雙。王所嘉賚。裹以紅羅。訶黎子遣使上繳。

秀清看到此處。便回頭來問那小婢道。丞相不是有包東西嗎。小婢道。有說時。忙從懷裏拿出一包東西來。秀清接過看時。原來是一個紅緞綉。

花的兜肚記得是定情之夕賞給善祥的再打開兜肚時裏面裹的是一對赤金手鐲也是自己以前所賞秀清拿了這兩件東西鼻子一酸眼淚便如珍珠斷線一般把兜肚溼了半邊極力尅制着才收了眼淚再看時見後面沒有幾句話了却是

裹服不恭藉寓親愛偷王異日垂念微勞見物如見臣妾可也伏維起居萬福珍攝千金不盡欲言祈賜省覽

絕妙一篇香豔小品雜諸歷代名媛尺牘中可亂楮葉女狀頭畢竟不凡

秀清看完了大爲感動又見信中有螻蟻之命莫保日暮的話怕善祥真個尋了短見豈非弄巧反拙所以便立刻下令赦了善祥依舊令他回居紫霞塢開復丞相原官經此挫折不但毫無芥蒂而且把恩愛更增加了幾分這消息傳出去格外教宣嬌失望只不過在秀清總算已把善祥裁

抑過了。倒不便。再把善祥作爲在天王跟前進讒的資料。便一不做。二不休。想索性連秀清也設法根本剷除了。罷省得他包庇着那賤了頭教人看了。牙癢癢地。恰值賴皇后的兄弟賴漢英也打聽得秀清有不臣之意。便會齊了洪宣嬌來奏天王道。東王楊秀清在府中命屬官呼萬歲。不知將置陛下於何地。臣等思今日朝臣中以東王爲功最高。權最大。如若一日欲圖篡竊。眞易如反掌。常言道。先下手爲強。後下手遭殃。幸陛下三思焉。列位讀者。俗話說得好。叫做至親莫若郎舅。如今一個賴漢英。便是國舅。別人也許不忠於天王。惟有郎舅之間。是不會有二心的。此外宣嬌又是同胞的妹子。他和秀清有過瓜葛。連他也說秀清有反叛之心。那秀清一定是靠不住。啦。旁的事情都可將就。譬如說秀清若要子女玉帛。朕

準定都讓給他。惟有欲奪朕這寶座。那是逼朕到了絕地。朕不能再忍。  
受啦。恆人每信妻妾之言甚於兄弟。且并及於妻妾之黨。又富貴可共而天無二日。此皆揣摩秀全當日心理之言。作者鞭辟入裏。絕非浮光掠影之作。所可同語。當下天  
王沉吟了一下。便縐眉道。秀清既如此跋扈。那麼朕除此逆賊。也不爲負  
義事情。便交給你們二人去辦。可是切須計出萬全。切莫畫虎不成。反類  
犬呀。二人領旨。便一同到西王府商議。漢英道。我們須要聯絡幾個和楊  
秀清不睦的將領。才好下手。因爲下手起來。必須用那兵力。赤手空拳。是  
不濟事的。宣嬌側着螻首。思索了一下。道。現有兩個人在此間。一個是秦  
日綱。一個是羅瓊樹。其餘的將領。都在京外。急切裏是招呼不到的。漢英  
道。秦日綱。幾時和秀清有過仇來。天妹。你須要打聽明白了。切莫造次呀。  
宣嬌道。秦日綱。面上和秀清很好。可是肚子裏。却毒得摸的。出刀劍來呢。

其中原委別人也許不知道。惟有我是一明二白的。都只爲有個指揮官。姓魯名恭敬。家裏的小老婆和變童有了姦情。被恭敬撞破了。拔下壁上的寶劍來要殺那變童。那變童逃往東王府。拍上了秀清的馬屁。秀清不但庇護那變童。而且還聽信了那變童的讒言。派兵去搜恭敬家中。果然搜出一封信稿來。是寫給北王的中間有罵秀清的詞句。因此秀清將恭敬拿下。那恭敬和秦日綱極知己。因此秦日綱便當面去求秀清要保全恭敬一命。秀清答應了。可是一轉背却依舊把恭敬殺掉。因此秦日綱把秀清恨得牙癢癢。地漢英道。秦日綱武藝高強。對付一個秀清。是綽乎有餘的。了你說的羅瓊樹不是羅大綱的兄弟嗎。這人靠得住。靠不住。宣嬌道。羅瓊樹是和石鳳魁兩下拜過把子。石鳳魁因爲失了武昌。黃再興

一。同。斬。首。市。曹。羅。瓊。樹。是。個。草。包。他。不。知。道。甚。麼。叫。做。國。法。他。以。爲。石。鳳。魁。是。個。好。朋。友。殺。他。好。朋。友。的。便。是。他。的。冤。家。此卽武三思所謂我不知何者爲善人何者爲惡人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之意也所以。他。背。着。秀。清。咬。牙。切。齒。地。說。管。他。媽。的。東。王。不。東。王。他。把。咱。好。弟。兄。砍。下。腦。袋。瓜。兒。來。咱。要。在。他。身。上。扎。他。幾。個。透。明。的。窟。窿。才。對。得。起。死。了。的。好。弟。兄。羅。瓊。樹。他。既。有。這。了。話。我。想。一。定。肯。受。我。們。指。揮。的。了。賴。漢。英。聽。了。大。喜。道。秦。羅。二。人。能。爲。我。用。那。是。再。好。也。沒。有。過。一。天。邀。他。們。來。商。量。下。手。吧。兩。人。計。議。停。當。賴。漢。英。這。才。辭。別。宣。嬌。出。了。西。王。府。列。位。讀。者。天。下。的。事。情。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這。個。計。畫。饒。你。十。分。祕。密。却。也。不。免。有。些。風。吹。草。動。傳。入。東。王。府。被。那。何。震。川。約。略。知。道。了。一。些。梗。概。便。悄。悄。地。來。告。訴。善。祥。善。祥。緊。縐。雙。眉。將。小。蠻。靴。在。地。下。微。



微頓了一頓道我也幾次三番和王爺說過叵奈王爺只是不信先生你  
瞧如何是好何震川也微微嘆息道這叫做盡人事以待天命咱們只做  
到一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聽不聽却要瞧王爺的福澤咧善祥搖頭道  
我那一趨不盡情勸諫……說到此處善祥忽地粉面微紅含羞帶笑的  
接着說道往常聽人說枕頭邊告狀是沒有不准的可憐我在牀第之間  
說的脣焦舌敝王爺却還是如同秋風過耳於極正經處忽作諧語便  
覺通體靈動可兒可兒爲今之  
計最好去訪求一個甚麼劍仙俠客之類的人來如此這般王爺或者會  
省悟也未可知何震川聽了兀是佩服善祥機警過人便湊近一步低聲  
說道人倒有一個在這裏這人是个出家人據說他師傅喚做智空禪師  
是個有名的劍客這人却也能夠飛簷走壁據他說和陳承瑤有些瓜葛

因此也願意爲我們東府效力不過教不要給陳承璿叔姪知道因爲出家人四大皆空却不願意再受倫常的束縛所以祇祕密和我交往不肯露出行藏來我瞧這事情如若交給他辦定能勝任

震川善祥不知爲何許人者却已知其爲陳大鵬矣

善祥點首稱善當下便由何震川負責去辦幾天之後恰湊巧秀清入宮朝覲原來秀清每逢上朝必定要排齊儀仗輿馬如雲這天照例排了道子鉦鼓銜牌綉旗華蓋笙璫競奏簫管齊鳴禁衛的軍隊一共有二三千人真個是前呼後擁儀仗森嚴誰想正走之間忽地有個人攔住了秀清的轎子好似要遞甚麼東西給秀清瞧的一般其時秀清定下的法律如若老百姓們衝撞了他的道子便格殺勿論原是防備刺客的意思所以這會子秀清又驚又怒驚的是這人如若刺客自己便有性命之憂怒

的。是。從。不。曾。有。人。衝。過。道。子。今。天。這。人。好。大。膽。當。下。便。沒。口。子。的。叫。拿。刺。客。那。些。禁。衛。的。軍。士。初。起。瞧。的。怔。住。了。呆。若。木。雞。價。沒。做。理。會。處。後。來。聽。秀。清。喊。拿。刺。客。這。才。轟。雷。也。似。答。應。了。一。聲。七。手。八。脚。上。前。來。拿。捉。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那。人。只。一。晃。身。體。便。已。上。了。街。旁。的。屋。面。再。一。晃。便。沒。了。蹤。迹。秀。清。低。着。脖子。一。瞧。却。見。自。己。身。上。有。張。柬。帖。料。想。斷。沒。有。好。話。所。以。不。暇。細。看。只。往。袖。子。裏。一。籠。一。面。便。派。衛。兵。向。街。坊。裏。四。下。找。尋。那。裏。有。甚。麼。蹤。影。只。得。罷。了。及。至。回。到。府。中。才。拿。出。那。張。柬。帖。來。觀。看。只。見。上。面。寫。着。首。五。絕。便。低。聲。念。道。

風。倒。東。園。柳。花。飛。片。片。紅。莫。言。橙。李。好。秋。老。滿。林。空。

秀。清。讀。了。不。解。便。來。教。善。祥。詳。解。給。他。聽。列。位。讀。者。這。齣。巴。戲。便。是。善。祥。

和震川幹的詩中的寓意善祥那有不知之理便婉婉轉轉說道王爺姓楊楊柳原是一物紅洪同音天王姓洪橙李諧音陳李指的是陳玉成和李秀成林陵同音便是說金陵的意思詩中大意說王爺雖有親信玉成秀成二人然而依然無用臣妾聽說和王爺結怨的人廣購劍仙俠客要來行刺今天這人定然也是他們的黨羽所以做了這首不祥的詩句來咒咀你王爺此後王爺還須格外留神才好秀清大笑道孤家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太平天國生殺予奪之權操在孤家手裏還有那個敢奈何孤家這種妖言惑衆的詩句信他則甚善祥見費盡心機還是勸不醒秀清不禁長嘆一聲暗地裏傷心落淚那何震川悄悄的也來告訴善祥道那和尚本領十分了得王爺親眼瞧見他如同飛鳥一般眨一眨眼便已不

知。去。向。這。件。事。情。幹。的。多。少。乾。淨。誰。想。今。天。這。人。來。辭。別。說。東。王。毫。無。悔。禍。之。心。太。平。天。國。業。已。大。劫。臨。頭。南。京。城。裏。已。不。能。再。住。所。以。他。到。四。川。峨。眉。山。找。他。師。傅。去。了。他。又。說。這。一。次。是。千。古。浩。劫。古。人。說。的。好。叫。做。在。劫。難。逃。他。自。己。的。兄。弟。和。兒。子。尚。且。在。這。一。次。的。劫。數。之。中。眼。睜。睜。地。看。着。無。法。相。救。東。王。劫。運。臨。頭。你。們。要。救。他。便。是。逆。天。行。事。如。何。能。成。我。看。你。們。還。是。自。己。逃。命。要。緊。……何。震。川。說。一。句。善。祥。點。一。點。頭。聽。到。這。裏。便。插。口。道。先。生。可。曾。問。他。我。們。兩。個。可。在。劫。中。何。震。川。道。怎。麼。不。問。他。說。可。以。逃。得。我。又。問。他。怎。樣。逃。法。他。寫。了。幾。個。字。給。我。却。原。來。是。急。流。勇。退。四。字。善。祥。聽。了。點。頭。會。意。不必有是人不可無是言  
爲後文二人脫身張本不。表。東。府。如。何。防。備。單。說。賴。漢。英。瞧。個。機。會。便。約。了。秦。日。綱。羅。瓊。樹。二。人。一。同。到。西。王。府。和。洪。宣。嬌。

商。量。如。何。下。東。王。的。手。羅。瓊。樹。純。粹。是。個。粗。人。要。他。出。主。意。他。只。有。白。瞪。  
眼。的。分。兒。一。句。話。也。說。不。出。口。還。是。秦。日。綱。粗。中。有。細。當。下。便。獻。計。道。我。  
們。這。一。方。面。講。到。武。力。決。不。弱。似。東。府。楊。秀。清。手。下。祇。有。陳。玉。成。李。秀。成。  
兩。個。然。而。這。兩。個。人。現。都。帶。兵。在。外。陳李離京在此暗其餘都是沒用的膿。

包。我。們。兩。人。都。可。以。對。付。得。據。咱。看。來。我。們。這。一。面。還。缺。少。一。個。有。聲。望。  
的。人。主。持。這。件。大。事。因。為。楊。秀。清。這。廝。權。位。聲。望。都。在。你。我。之。上。我。們。若。  
是。把。他。宰。了。須。防。大。衆。不。服。不。如。把。北。王。找。回。來。請。他。發。難。包。管。萬。無。一。  
失。後文翼石不服賴。漢。英。聽。了。點。頭。不。迭。當。下。便。假。借。天。王。的。名。義。修。下。一。  
封。密。信。去。到。江。西。把。韋。昌。輝。追。回。來。賴。漢。英。是。個。工。於。心。計。的。人。便。出。城。  
去。在。半。路。上。迎。候。着。先。和。昌。輝。背。着。人。密。議。了。一。番。所。以。昌。輝。入。了。天。京。

不。去。覲。見。天。王。却。先。到。東。府。來。向。秀。清。請。安。等。數。衍。過。了。秀。清。才。自。回。北。王。府。休。息。這。天。深。晚。又。召。集。一。千。人。商。議。大。家。便。都。公。推。昌。輝。提。調。這。件。事。情。昌。輝。也。不。推。辭。第。一。個。便。向。宣。嬌。道。天。妹。和。秀。清。至。今。還。藕。斷。絲。連。如。今。却。要。託。你。到。秀。清。面。前。去。慫。恿。他。備。酒。爲。我。韋。某。接。風。第。二。個。用。着。賴。漢。英。教。他。募。集。死。士。萬。人。準。備。約。期。攻。打。東。府。第。三。個。便。派。羅。瓊。樹。接。應。賴。漢。英。第。四。個。才。向。秦。日。綱。道。燕。王。和。我。便。相。機。動。手。有。了。我。們。這。幾。個。人。同。心。協。力。秀。清。便。是。插。翅。也。難。飛。出。我。們。手。掌。心。了。分。派。已。定。大。家。又。歃。血。爲。盟。滴。在。酒。中。分。飲。而。散。話。分。數。頭。先。交。代。洪。宣。嬌。第。二。天。着。心。着。意。地。妝。飾。了。一。下。嬈。嬈。婷。婷。騎。了。一。匹。馬。來。到。東。王。府。原。來。自。從。秀。清。寵。了。善。祥。之。後。宣。嬌。久。已。不。和。東。府。往。來。今。天。突。然。間。來。做。不。速。之。客。秀。

清。還。當。和。上。回。一。般。地。是。來。醋。海。興。波。咧。所。以。提。心。吊。膽。的。迎。入。裏。邊。一。見。面。便。堆。着。一。臉。的。笑。哎。呀。了。一。聲。道。今。天。那。一。陣。風。兒。把。天。妹。吹。來。的。呢。邊。說。邊。在。偷。瞧。宣。嬌。的。臉。色。却。見。宣。嬌。滿。面。春。風。粉。白。黛。綠。妝。飾。的。又。十。分。嬌。豔。聽。秀。清。那。們。說。便。把。秋。波。向。他。一。轉。接。着。一。絲。絲。的。笑。意。便。在。口。角。邊。浮。了。起。來。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和。腮。邊。的。兩。個。酒。渦。道。別。說。這。種。客。套。話。啦。咱。年。老。貌。醜。也。不。拿。鏡。子。照。照。怎。樣。巴。結。得。上。你。王。爺。這。些。糍。漏。咱。自。己。豈。有。不。知。之。理。所。以。後。客。讓。前。客。烏。龜。也。只。好。讓。嫖。客。啦。宣。嬌。說。完。話。掩。着。櫻。唇。不。由。得。撲。哧。笑。出。聲。來。秀。清。瞧。見。他。和。以。前。判。若。兩。人。不。由。得。也。特。別。高。興。起。來。便。打。着。哈。哈。道。別。謙。虛。啦。咱。這。房。子。造。的。可。不。堅。實。謙。坍。了。屋。須。不。是。頑。的。誰。說。你。天。妹。年。老。就。瞧。今。天。教。咱。估。也。至。



多估你了。二十歲呢。宣嬌一披嘴道。別挖苦了。年紀輕的。在你園子裏。咱可不配話說。回來咱們談正經要緊。北王不是回來了嗎。秀清道。不錯。韋家兄弟。昨天就瞧咱來啦。宣嬌道。他既那們抬舉你。你也該抬舉他。才是秀清道。好明兒。咱擺酒給他接風。就是宣嬌見不費吹灰之力。便達了目的。不由心中暗喜。當下便又胡扯了一陣。這才告辭而去。兩人這一問一答。自有底下人向善祥跟前送信。善祥等宣嬌走了。便來諫秀清道。宣嬌今天甘言媚態。迥異從前。並且聽說他和北王沈瀝一氣。怕有甚不利於王爺之處。王爺須要善爲防備才好。秀清疑心善祥是發醋勁。所以聽了。兀是不信道。孤家和北王是生死弟兄。決沒有甚麼意外。要是無中生有。價鬧了起來。豈不教人灰心。善祥見話不投機。只得罷了。可是禍患迫在。

眉。睫。不。能。再。大。意。了。只。得。自。行。籌。畫。脫。身。之。計。後。話。不。提。單。說。秀。清。依。舊。興。高。采。烈。吩。咐。廚。子。準。備。上。好。的。酒。菜。要。替。北。王。接。風。誰。想。楊。秀。清。便。在。這。一。席。接。風。宴。上。送。了。性。命。欲。知。韋。昌。輝。如。何。殺。楊。秀。清。且。閱。下。文。

評。曰。明。思。宗。有。言。願。生。生。世。世。弗。復。生。帝。王。家。旨。哉。言。乎。夫。匹。夫。何。罪。懷。璧。其。罪。帝。王。何。罪。皇。冠。寶。座。其。罪。也。如。彼。南。唐。後。主。假。令。弗。生。帝。王。之。家。在。承。平。之。世。爲。一。文。學。侍。從。之。臣。則。吟。風。弄。月。其。所。成。就。甯。復。止。此。又。如。彼。李。三。郎。假。令。弗。生。帝。王。之。家。而。爲。席。豐。履。厚。之。貴。公。子。則。豢。梨。園。舞。霓。裳。河。鼓。天。孫。與。玉。環。誓。世。爲。夫。婦。其。風。流。豈。在。馬。相。如。張。敞。之。下。徒。以。匹。夫。懷。璧。乃。不。能。不。以。花。月。春。風。託。之。夢。魂。昨。夜。與。夫。崎。嶇。蜀。道。作。雨。淋。鈴。一。曲。耳。自。專。制。變。爲。共。和。寶。座。皇。冠。

始成糞。土本書之。傅善祥假令不歸東府而嫁。作書生婦者。則布衣  
椎髻。度曲填詞。足以繼武。朱淑貞李易安甯非佳話。噫。安得媧皇補  
天石。盡彌千古美人才士之缺憾哉。

## 第八十回

### 變起蕭牆秀清授首 戈操同室達開潛蹤

話說北王韋昌輝從江西回來。東王楊秀清備酒和他接風。

所以大書特書於姓名上著爵

位者暴其戈操同室能共患難而不能共安樂之罪史家書法也

誰知昌輝早和秦日綱洪宣嬌賴漢英一千人

定下密計。便要在雍容揖讓之間。結果秀清的性命。可憐秀清兀是睡在  
鼓裏。一般這一天。吩咐廚子說。菜肴須要特別豐盛。那料昌輝早已預備

下百來名精通拳棒的心腹青衣小帽喬裝做書僮模樣和燕王秦日綱  
倆率領着前呼後擁往東府而來秀清親自降階迎接見昌輝攜帶的僮  
兒都是徒手便吩咐衛兵們不必攔阻一律都放進中門那裏知道這百  
來個僮兒身上沒有一個不藏着刀劍合該是秀楊大限臨頭所以他聽  
明了一世在這生死關頭偏生懵懂起來否則這班僮兒雖是下巴頰子  
上新近經過理髮匠括了一下然而一片青顏色那鬚鬚樁兒兀是還隱  
約可辨年齡上先露出了破綻況且一個個形色倉皇眉梢眼角間不免  
包含着。一團殺氣。走路時又聽得出。刀劍相觸之聲。大概秀清一生濫殺  
無辜。所以。今天。那些冤鬼在冥冥之中。將他聰明蔽塞。真所謂天奪其魄  
咧。話休煩絮。單表賓主寒暄已畢。秀清便吩咐排席好在並無外客。便是。

東。北。燕。三。王。此。外。陪。席。的。也。祇。是。東。府。文。武。屬。官。如。陳。承。璫。等。一。班。人。惟  
有。何。震。川。却。託。病。不。到。大。家。入。席。坐。下。酒。過。數。巡。秀。清。便。教。拿。大。杯。來。說  
今。天。不。分。官。職。大。小。務。要。暢。飲。盡。歡。陪。席。的。不。敢。不。依。便。真。個。開。懷。暢。飲  
起。來。祇。有。昌。輝。却。推。說。途。中。勞。頓。所。以。涓。滴。不。飲。日。綱。也。虛。應。故。事。舉。起  
酒。杯。來。略。略。沾。了。沾。脣。便。放。下。了。主。人。楊。秀。清。却。不。知。從。那。裏。來。的。一。團  
高。興。真。是。酒。到。杯。乾。只。管。仰。起。脖子。來。骨。都。骨。都。價。將。酒。往。肚。子。裏。灌。事凡  
反常便 喝。了。有。半。個。時。辰。秀。清。已。有。了。七。八。分。酒。意。日。綱。向。昌。輝。使。了。個  
非吉兆 眼。色。昌。輝。會。意。便。借。着。天。熱。爲。名。把。頭。巾。脫。下。原。來。這。是。昌。輝。預。先。和。心  
腹。們。約。好。的。暗。號。心。腹。們。一。見。便。知。是。時。候。了。暗。地。裏。也。就。磨。拳。擦。掌。準  
備。廝。殺。這。裏。章。昌。輝。想。起。了。那。一。趟。水。營。譁。變。秀。清。當。着。千。人。百。眼。把。自。

已棍責的仇恨來不由得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便站起身來走出座位暫向秀清跟前嘴裏却信口胡謁着道小弟有一張地圖是這回在江西得的兄長你瞧瞧真是無價之寶咧邊說邊探手到懷中去真像要拿出地圖來的一般秀清信以爲真兀是仰起了胸脯斜乜着一雙醉眼瞧着昌輝不謂敵胸恭候已久奉送白刃也等候他拿出所謂無價之寶來此時兩人相距不到一尺說時遲那時快昌輝疾忙把探在懷中的手抽了出來可是並無地圖握定在昌輝手中的却是一柄明晃晃的牛耳尖刀荆軻刺始皇圖窮匕現此則圖是假的七

首是真

常言道無毒不丈夫昌輝既已亮了兇器當然先下手爲強便將

刀用力向秀清心窩裏猛扎秀清醉眼朦朧還不會瞧的清楚當胸脯却已着了一刀都只爲昌輝用力太猛前胸扎進去的那刀尖兀是在後背

透了出來鑽進了那張太師椅的靠背上。連人帶椅好似一串扞光荸薺。般他的身子便休想能動彈。

寫行刺語語出人意外而又語語在情理之中作者狀萬事萬物從不肯著一敗筆此亦全豹之一斑也

常言道心爲血海楊秀清心上吃了一刀那血便如潮湧一般打從創口裏骨都骨都價向外直冒這也不在話下單說楊秀清斗覺心坎裏一涼便忙著低下頭去觀看才見自己簡直變成血人啦當下便扭轉脖子來瞅着昌輝喘息着道韋賢弟自家手足便是有仇怎麼下得這般辣手……這四句說話一句句一字字送入昌輝耳朵賽過在昌輝心窩裏也還敬了一刀相似撐不住全身起了一陣瘡癩可是事已如此不由他不硬着頭皮答道還說甚麼手足咱只知道奉了天王之命來結果叛國的逆賊話聲未絕那秀清驀地大叫了一聲道痛死我也接着便雙目向上反

插兩腿向前一挺死於非命。列位讀者，在韋昌輝行刺楊秀清兩人一問一答這一段情，由做書的用筆墨敘述，兀是費了有半小時寫了有五百多字，便是給列位看，也得要費上一二分鐘，才得看完全。而在當初出事的時候，要是用現代的時計去計算他的時間，却祇有三四十秒，簡直就不到一分鐘。剪斷閒文言歸正傳，却說秦日綱見昌輝得了手，便也霍地從身上掣出兵器來，階下昌輝的心腹人等不用說，自然也各自亮了傢伙。這一來不打緊，可是把陪席的許多東府裏的文武官員們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文官們便想三十六著走爲上著，逃命要緊。武官們也有想逃的，也有想去找兵器來抵抗的。頓時便鬧的鴉飛雀亂，馬仰人翻。昌輝便大喝道：我等奉了天王之命來此誅夷逆賊，你們都不許擅動，誰動



便要誰的腦袋。這句話一說，果然大家便不敢動了。昌輝帶來的心腹中，有一個身上藏着一枚瀏陽炮仗，便掏將出來，點上了藥線，只聽得接連着砰蓬兩聲響亮。那半檝炮仗，便被火藥直送到九霄雲外。遠近三五里路以內，都聽見這聲息。原來這便是和賴漢英羅瓊樹約好了的號炮。這一聲號炮，不打緊，賴漢英率領了埋伏着的五千甲士，便發一聲喊來攻打東府後門。羅瓊樹也帶了三千人馬來攻前門，喊殺之聲震動天地。昌輝帶的心腹，便裏應外合，分兩路殺將出去。可是東府裏除掉將弁，在陪席飲酒之外，衛兵一共也有一萬多人。這一萬多人，滿不知道。今天因何起衅，只是得到消息，說是王爺遇害。又見北王府裏的人，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他們一來，惦念着秀清的恩德，二來抱着水來，土掩兵來，將擋。

的主義將官們不抵抗小兵們却非抵抗不可此種官長見了小兵能不愧死因此便也刀出鞘箭上絃就在府門以內和北府裏的人廝殺起來北府裏的兵遇着了抵抗也就心頭火起舞動兵器逢人便殺頓時把一座莊嚴偉大的東王府化做了戰場再表東王府的衛兵們此刻還沒有知道秀清是誰殺的不過時間上來不及救回活的東王至於已死的東王橫陳在血泊中的屍身他們却也想從北府兵士手中去搶將出來所以一交手便向那宴客的廳上拚命衝殺進去兵法有言叫做兩軍相遇哀者勝此時東王府的衛兵人人眼胞裏含着一副哀悼秀清的痛淚也就是人人抱着願與東王同死的念頭這便是所謂哀者了因此無不以一當百利那間便攻進了廳中把北兵殺的屁滾尿流韋昌輝一瞧勢頭不好他是個十

分機警的人。忙着將身一晃。雜入自己帶來的心腹隊中。殺出重圍而去。這裏廳上便祇賸下秦日綱一個。日綱自仗拳棒精通等閒。一二百人。近不得他的身體。所以兀是如同中流砥柱一般。站立在廳中。和東軍格鬥。全無懼色。有的東軍。趁近他身體。却被日綱將腿向地上一掃。這一種架式。在拳術家的行話裏。叫做鐵掃帚。這一鐵掃帚出去。不打緊。那些東軍。却站立不穩。早一個個仰而朝天。跌的不亦樂乎。在後面接應的東軍。知道不是日綱的對手。便有些趑趄不前。起來然而日綱越上勁。東軍越疑慮。他們不知道秀清是昌輝所殺。此刻見日綱負隅自固。便一口咬定。日綱便是謀殺東王的兇手。不拿秦日綱來抵東王的命。東王死在地下也。決難瞑目的。可是日綱武藝高強。急切裏難以擒他。這便如何是好呢。也。

合該是日綱要命盡祿絕啦。所以東軍裏面有兩三個人。湊巧是洋鎗隊裏的兵士。原來太平天國的時代。火器早已有了。只不過都是前膛鎗。放了一鎗之後。非得從前膛裏加進火藥子彈去。是不能再放第二鎗的。不過都時方法雖笨。比起刀槍來。却還是彼善於此。所以李鴻章收復蘇州。便全靠外國人統帶的洋槍隊。這是後話。不提單說秀清手下也有一小隊洋鎗隊。此時軍士們見日綱拳棒高強。非肉搏所可取勝。他們便不由分說。把洋鎗瞄準了日綱。雷轟電掣。一陣響。日綱手腕上便着了一鎗。彈手中的兵器。把握不住。噹的一聲。兀是落在地。坪之上了。列位讀者也。許知道。交鋒打仗。沒了兵器。是不成的。說時遲。那時快。東軍一擁上前。衆刀齊下。便把日綱剝成肉泥。這凶耗傳到昌輝耳中。不由得暴跳如雷。便

一方面向外邊調動大軍前來圍剿一方面下令教賴漢英羅瓊樹放火焚燒可憐把東府便立地付之一炬連傅善祥收羅在紫霞塢的一應骨董也跟着化爲灰燼東府裏的文武官員以及嬌婢美妾兵丁僕役一共殺死了有一萬多人那屍首都燒的面目模糊手足焦黑如同木炭相似連陳承瑤也燒的斷脛折肢膾下的屍身簡直就辨認不出張三或是李四了同樣是東府的文學侍從何震川因爲比較見機預早就請了假得免於難那陳玉成李秀成兩員大將幸虧都奉了差遣在於京外算是逃過了這場浩劫再表東北兩軍在燒殺之時洪宣嬌是沒有在場事後他兀是放心不下那個傅善祥所以便帶了人上瓦礫堆中來尋覓傅善祥的屍身誰知翻遍了火燒場終不曾翻着只因那些屍身都已燒的模糊

莫辨祇能從衣飾上去分別了。可是如今也找不出傅善祥穿着的那種衣飾。最後總算在一個祇燒臙半槪屍身的那死人腦袋上發現了一隻金釵。教受了傷。還不會死的那些東府婢女們來辨認時。却異口同聲說。這是傅丞相的金釵。洪宣嬌這才算把這半槪屍身當做了傅善祥。便萬事全休。當下把小蠻靴向那屍身上使勁踢了幾脚。喃喃罵道。賤婢。你今天還能做詩嗎。還能蠱惑東王嗎。可見這場禍事全因洪傅二女吃醋而起。吁可不畏哉。在洪宣嬌洋洋得意以爲報了大仇。那知這個屍身不但不是傅善祥的。而且連是男是女也分辨不清。悲劇中之喜劇。只因傅善祥何等機警。他見勸秀清不聽。便知道大禍業已迫在眉睫。便悄悄地和何震川商量。停當在韋昌輝來東府赴宴之時。他已從花園角門裏溜了出去。躲在震川家裏。過了幾天。震川借

着往安徽參贊陳玉成的軍務爲名逃出南京避往上海去訖直到光緒十幾年才壽終內寢表過不提且說韋昌輝殺了楊秀清朝中軍政大權便都歸他一人掌握恰值翼王石達開聞得天京內亂便從湖北回來自有秀清舊部哭訴給他聽說北王不但殺了東王而且把東王剝成肉泥做成包子遍啖和東王有仇的人你想北王的手段多毒石達開聽了勃然大怒便來責問昌輝說東王謀反至多將他斬首爲甚要吃他的肉爲甚要將他的家眷都殺死呢將他的王府燒成平地呢連累無辜的官員兵將們死了一萬多這是那裏來的理性昌輝惱羞成怒道好你幫着秀清難道也要想造反不成翼北二王一言不合幾乎竟打起架來臣之位極人而揮拳動武尙復成何體統太平天國不亡何待經左右把他們拉開了才罷昌輝便恨的牙癢癢地

道。斬。草。不。除。根。逢。春。依。舊。發。索。性。連。石。達。開。也。宰。了。吧。達。開。得。知。了。這。個。消。息。便。連。夜。縋。城。逃。往。甯。國。昌。輝。發。一。個。狠。却。領。兵。來。圍。了。翼。王。府。把。達。開。老。母。妻。子。一。古。腦。兒。都。處。了。死。刑。天。王。聞。報。大。驚。失。色。忙。派。人。去。救。護。時。已。經。不。及。翼。王。府。裏。殺。的。雞。犬。不。留。那。賴。漢。英。和。洪。宣。嬌。兩。人。當。初。只。圖。快。意。誰。知。道。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來。了。個。韋。昌。輝。比。起。秀。清。來。更。要。辣。手。狠。心。上。十。倍。心。中。便。不。由。得。十。二。萬。分。懊。悔。起。來。列。位。讀。者。要。知。道。大。凡。幹。那。國。家。大。事。的。人。豈。能。盡。如。人。意。然。而。也。不。可。樹。敵。太。多。就。如。韋。昌。輝。般。此。刻。已。是。到。了。天。怒。人。怨。衆。叛。親。離。的。境。界。不。但。東。楊。翼。石。的。羽。黨。和。他。不。共。對。天。便。是。京。中。上。白。天。王。下。至。販。夫。走。卒。簡。直。個。個。都。咬。牙。切。齒。當。言。道。千。夫。所。指。無。疾。而。死。政。法。家。對。於。輿。論。是。要。注。意。的。咧。清夜警鐘 發人深省



昌輝在這個環境之下如何能保得住首領又值達開在皖南得知了全家被戮便起兵入清君側那告急文書便雪片般的送往天京而來天王只得命賴漢英羅大綱去北王府拿捉昌輝偏生又事前走漏了消息因此那昌輝便仿倣達開縋城夜遁想北走河南另覓出路誰知他已是惡貫滿盈老天兀是不許他就此漏網湊巧這時鎮守浦口的天將却是東王的羽黨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一聲令下便把昌輝拿下解回天京被天王派賴漢英監刑把他斬首市曹距離秀清被殺祇隔得一月光陰真個是天道好還咧列位讀者做書的本想把太平天國的歷史源源本本在這裏演述一下叵奈爲篇幅所限只得便在這第八十回裏結束了況且太平天國的盛衰是以韋楊構難爲關鍵的自從韋楊構難以後

開國功臣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洪大全秦日綱已是凋零殆盡。只有那豫王胡以光我書中上文沒有交代。原來胡以光攻下了皖北奉命鎮守廬州。不料被清將和春殺的大敗。以致氣忿成疾。病歿在西梁山軍次。他臨死的當兒吩咐妻子們說：「太平天國氣數已盡，你們見機些。還是三十六著，走爲上著。等我死後，你們別再留戀權位，還是回廣西老家去的好。」他妻子依了這話，等他喪葬完畢了，便易變姓名，逃回廣西去。訖後來國亡城破，凡是首義諸王的家眷，沒有一個是好結果的。獨有胡以光的妻子得免於難。這可不能不歸功於胡以光說他有先見之明。咧這樣說來，首義諸王中，然單單賸下個翼王石達開，可是他瞧見韋楊構難以後，天王對待他始終存着個疎遠的念頭，他爲明哲保身起見，便離了

南京由安徽而湖北湖南而貴州末了以四川爲目的地想在那裏另外  
幹一番烈烈轟轟的事業中途也曾和曾國藩相持了若干時候棋逢敵  
手軍旅之餘兀是還詩簡往反結成個敵國的知己名色新穎遠開得滌生爲知己可以無憾矣至  
於唱和的佳什可惜我限於篇幅不能夠抄給讀者們賞鑒只不過天王  
曾經函招達開返京輔政達開答書情文斐疊做書的不忍割愛特地節  
錄數百字在下邊藉見達開文學的一斑書云

臣本淡泊無志功名徒以受陛下之知不敢不勉效馳驅溯舉義之初  
我儕兄弟同仇敵愾激昂奚如叨天之福攻取金陵根抵粗具方期枕  
戈待旦盡掃胡塵何意蕭牆禍起喋血一家臣實泣血椎心不忍再見  
雖蒙聖明昭雪冤抑然從此元氣大傷十年未可卽復且此黨彼羣尋

仇未已。門戶水火。意見益深。臣若再入。是非之門。雞肋不足供人刀俎。嗟乎。臣老母年已古稀。慘被菹醢。妻子無辜。並爲鯨鯢。東望國門。心碎已久。尙復何顏。生入要之臣。雖西奔。仍爲天朝戮力。苟得於川黔間。揚我旌旗。奉宣威德。則身雖萬里。心猶咫尺。凡此區區。卽所以報德於無窮也。西陲待罪。無任主臣。

錄此一札當時天京情狀可於言外得之作者不必再增蛇足省却筆墨不少

可是後來達開的理想。到底不曾實現。兵敗於四川老鴉灘地方。姬妾子女投水自沉。達開仍率死士十餘人。殺敵兵千餘人。力盡被擒。與垓下一役媲美又有人說。達開那時在亂軍中。得以脫身而去。出家做了和尚。畢竟石達開是生是死。成爲千古疑案。再表達開西行以後。朝政入了天王兄弟仁發仁達的掌握。更有陳玉成的叔岳洪仁玕三洪用事。國家越發敗壞的。不

可收拾雖然封李秀成爲忠王陳玉成爲英王倚爲擎天雙柱然而爲洪氏兄弟所齟齬信任不專終於回天乏術做書的本想把忠王英王盡力描寫一番回奈爲篇幅所限只得草草結束至於羅大綱和唐正財曾天養三人是和清兵作戰力盡陣亡的林鳳祥是被僧格林沁捉去解往北京正法在菜市口的羅瓊樹因爲也是韋楊構難中的要角所以後來被東王部下報仇將他刺死在途中的更有天王的內弟賴漢英只因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都是死在他手裏的及至仁發仁達執了朝政國事更加敗壞漢英便仰天長嘆道咱因爲東王跋扈所以定計將他誅殺不料死了一個東王來了無數的東王而且才具學問都不及東王真所謂一蟹不如一蟹國家弄到這一步田地諫也來不及諫殺也來不及殺回

想當初計除東北二王都是咱一手包辦時。至今日咱真有些對不起。東北二王祇有請求上帝讓咱早一天死了。免得眼睜睜地看那清兵攻入天京。咧說罷。嘔了十幾大碗鮮血。嗚呼哀哉。死了太平天國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曾國荃的兵攻打天京。益急。天王便仰藥。駕崩。然而直到六月裏。才被清兵攻入南京。其間經李秀成支持了三月之久。太平天國至此遂亡。英王陳玉成。忠王李秀成。先後殉國。這便是我書中陳大鵬所說的。在劫難逃。憑你劍仙俠客也救他們不得。只有天妹洪宣嬌見天京大亂。知道太平天國已是不可收拾了。便浩然有歸隱之志。好在他信教甚篤。而且因為學習西醫的緣故。和西洋女教士們來往。太平天國十三年。天京糧盡。援絕。天王開了城。縱令老弱婦女出京。覓食節省下糧米來給軍。

士們享用宣嬌便毀容易服夾雜在難民隊裏離了天京不知所終有人說他到了上海隨了西洋女教士們往新大陸而去後來便終老在舊金山我這部紅羊豪俠傳便從此擱筆了胡謔了一首七律算是尾聲

以詞起以

詩結卽論體裁亦復首尾嶄然始終不懈

詩曰

鞏鼓金田動地來從龍子弟幾英才順流鷁首爭王氣絕代蛾眉孕禍胎爭爲睚眦修怨讎翻因骨肉起嫌疑孝廉船逝無消息西上瞿唐去不回

評曰語有之當局者迷彼太平末葉清兵眈眈於外佞臣逐逐於內而釜底游魂尙復奪權攘利是誠蝸角之爭矣於斯時也苟無大智慧鮮有不隨波逐流以迄敗亡者獨宣嬌能毅然決然抽身於是非

口是  
玉

第八十四

變起蕭牆秀清授首

戈操同室遂開潛蹤

一九〇

之場優游域外終其天年是較善祥爲尤難蓋宣嬌以天潢貴胄多  
所牽掣非具大智慧下大決心不辦也嗚呼神龍見首不見尾宣嬌  
亦人傑矣哉

本書結穴時未能將英忠二王用力描寫是一大憾事蓋非再續十  
萬言恐猶不足以盡之也顧本書在韋楊構難以後因篇幅已終乃  
不得不戛然而止彼藝術家謂世間乃有缺陷之美若果本書賡續  
弗已則無非敍兩軍之進退兵凶戰危偶一言之彌覺俶詭可喜久  
久弗已翻以爲病滋人厭倦亦復奚益孰若留有餘不盡之思故示  
人以缺陷讀之反醴醴有餘味焉



